

詩

詩經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八哀詩并序

昔詩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三良故晉曹植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甫之八哀意原于此也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
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王思禮高麗人也入居營州少習戎旅隨父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

與哥舒翰對為押衛及翰為隴右節度思禮事翰後加守司空上元二年以疾薨贈太尉諡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

東夷謂高麗也

童稚刷勁翮

謂修整其翮也

追隨燕薊

兒益前兒指王忠嗣忠嗣為幽州節度思禮隨之歸朝也

穎銳物不隔

銳一作脫謂穎銳如囊中錐其穎必

脫也按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毛遂願備負而行君曰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遂曰使遂早得

如囊中乃穎脫而出也

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積

沙石曰積言意必欲掃蕩夷狄矣

未甚拔行間行戶郎切謂犬戎大充斥充斥猶言盛大也

未顯奈犬戎無憚入短小精悍資又嚴延年為入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屹然強寇敵言屹然如山而為強寇之

太守安祿山反韓為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衛悉在潼關

知貫穿百萬眾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暗用後漢彭寵

馬鞍懸甲外控鳴鏑前後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注驍箭洗

劍青海水青海在山東謂戰勝而深入也哥舒翰傳翰築神武軍

見古來青海頭是也刻銘天山石間除右金吾衛將軍昔漢班

固為寶憲勒銘燕然山唐薛仁九曲非外蕃唐書會要景龍四

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後矩為鄯州都督吐蕃厚賂之因

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

其地肥良尤与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王思禮傳事哥

館翰以功授右衛將軍充閑西兵馬使從其討九曲也又攻破吐蕃

洪濟大莫門等城攻黃河其王轉深壁謂深其飛兔不近駕

飛兔古之神馬也兔善走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袂可知矣淮南子

夫待腰裏飛走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陳孔章答東阿

所不能追况驚馬可得齊足哉鷲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

前漢藝文志兵權謀十二家陰陽十六家兵法凡百八十二家飽

流蓋出於古司馬之職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飽

聞春秋癖謂其博通春秋也昔晉杜預曾襟日沉靜肅肅自

有適適也自此推而上之至太宗師篇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關初潰散萬乘猶碎易音避碎易退却奔走偏裨無所

施元帥見手格元帥謂翰也格闔也初安祿之反思禮從翰守

不從遂至於敗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故無太子入朔方太子

謂肅宗朔方至草狩梁益梁益劍南也胡馬纏伊洛胡指

謂其勢力出於裴冕之所迫也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時肅宗

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從百姓之請北收兵至靈武圖興復而

羣臣裴冕等勸進遂即皇公時徒步至公指思請眾將厚責

帝位於靈武以從人望也

際會清河公清河公乃房間道傳玉冊去聲天王拜跪

畢謹議果冰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李承光同走詣靈武請

相房瑄從蜀來奉太上皇王冊命翠華卷飛雪翠華天子之

其時在冬也上林能虎巨阡陌謂其旌旗之多也周禮司常熊

賦建翠華之象廷

屯兵鳳凰山謂肅宗屯兵於鳳帳殿涇渭關帳殿謂設

宮殿肅宗駐蹕於涇渭之間也金城賊咽嗾詔鎮雄所搃既救尋副房瑄

戰便橋不利更為閉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

功以扼金城之咽喉也揚雄解朝蔡澤山東之匹夫西揖強秦之相

也馬接傳援擊五溪謂思禮之守武功禁暴禦亂其材无巷有從公

爽氣春所溼謂思禮之守武功禁暴禦亂其材无巷有從公

歌詩會頌無小無野多青青麥謂思禮禮瘞死者也莊子外物篇

波音義云逸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郭子儀收復兩京思

詩刺死人也

為賊所焚推移神生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謂廟請罪乾元二年李光

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大副使兼御史大

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方器械精銳尋加守司

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

望王土窄則恨其逼此又以美思禮本朝之土地不得見清時

清一嗚呼就窳交窳交謂葬也思禮欲高恢復而未永繫五

湖舟求一作空范蠡事勾踐既城吳遂乘輕舟以浮悲甚田橫

客高帝中齊召田橫千秋汾晉間事與

首徒者挽至宮不取哭故為此歌以寄哀也

雲水白宜乎有抗御之功德在汾晉之間綿歷千載與雲水俱傳

而無昔觀文苑傳豈迷廉蔭績廉蔭名將豈必書其文彩於

傳乎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此議文勝晉著徒取禍亦

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抚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

眾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

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上許其減死眾咸怒

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眾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抚

馭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

故司徒李光弼

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

略天寶十二年鄭子儀薦之堪當閩寄錄山之亂

宗幸蜀肅宗理兵監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

已前事而稱其官耳晉陽則何東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

之太原也昔趙鞅取晉陽之甲是也

人安若泰山斷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

乃晉作多朔方皆

首見帝業

賊將史思明等肆偽師來攻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皆

鳥合市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衆皆愁寂唯光弼毅然

同其意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萬乃斷賊之右臂又破史思明于嘉

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是以民安如泰山朔方郡兵氣乃振黎民

知帝業之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

復京師哭何九畝也

未敢河陽卒思明為臣妾復自竭石來火焚乾坤臘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

公指光弼也乾元二年光弼為天

下兵馬元帥與九節度兵圍安慶

縮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

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為位笑祿山无能為以自矜乃縱兵向

南賊勢甚熾光弼議洛不足抗賊遂徵官更令避寇引兵入三城賊

憚光弼頓兵白馬祠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軍西大破逆黨賊走

深懷州此光弼之獻大捷也即傳所謂獻俘太廟是也雖然初思明

乘勝西嚮光弼整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公計將安出陟曰

不如移軍河陽表裏相應此後脅勢也遂悉軍趨何陽光弼擒周

華等思明未知光弼馳所傳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也

王冊崇勳

謂光弼以功進

小敵信所怯

謂光弼北却之敗也

將步騎千餘前去諸部喜曰劉將軍平

擁兵鎮河汴

謂光弼受封

千里初妥帖

切安也

青蠅紛營營

詩小雅營營在來見

風雨

秋一葉

青蠅善點白為黑點黑為白喻魚朝恩程元振諸害光弼

葉也淮南子一秋

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

按唐書北却之敗

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嫌之及來瑒為元振誘死光弼愈恐吐

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廷延不敢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

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頃

大屋去高棟

高棟大屋所持而安

詔不至二年光弼疾篤

倚賴

長城掃遺堞

國家倚光弼如長城今

平生白羽扇

謂光弼立

而所用之物存矣裴啓語林諸

零落蛟龍匣

蛟龍匣乃劍匣也

雅望與英安

將論至使

也西京雜記漢武送死匣上皆金縷為

蛟龍匣鳳龜鱗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英姿茂績委 側愴槐里接 槐里豈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

而不用也 前漢志槐里屬右扶風今之二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 詩居

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 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 詩居

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 直筆

老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以補為詩史也 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

厚矣 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南紀楚之分南自南紀往歸長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能也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而不可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功業不幸遭

峽 巴東峽指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嚴武華州華陰人

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

冠以門蔭策名隴右哥舒翰奏充判官至德初肅宗與

師靖難大收材傑武杖策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

之子才畧可稱首薦累任給事中八年求奉中逝母哭

日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

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 鄭乃武之所封

白帝也武西人以其得華岳

天神白帝精氣之所孕也

豪爽母不為擬之所答獨厚其妾武始八歲怪

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鉞碎其妾首

刀切大賢謂

嚴挺之也

復見秀骨清

開口取將相

凡開口只欲為將相傳云與元載

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

華岳金天日 西岳也

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

疑然大賢後

閣書百氏盡

胡騎忽縱橫

嘗力爭

謂綠山

飛傳自河隴

逢人問公卿

蕭關城

武遂立盡宗蕭關即靈武也

閔或云蕭關屬武州大中
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
寂寞雲臺仗言行宮儀衛之章創元

也度信哀江南賦非无北
關之兵猶有雲臺之仗
飄飄沙塞旌謂屯兵鳳翔江山少

使者謂道阻也笳鼓凝皇情謂肅宗思壯士血相覘別賦勿

忠臣氣不平作未密以論正觀體正觀太宗揮發岐陽征

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
後漢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千僕銘北至于祝
栗謂之四極也

房瑄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
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者矣
西郊牛酒再一再一作至西郊乃

德二年十月車駕入長安十二月上皇至自蜀時
武任京兆尹調賦供給擊牛醮酒以享軍士也
原朝明丹青

謂收京築宗廟也原重也
以先有朝今更立之也
匡汲俄寵辱以武之諫諍如匡衡及

坐房瑄事貶巴州衛霍竟哀榮復以武比衛霍去病之為將

此則寵之所辱也
雖可哀而
四改長會府地武為京兆少尹任京兆尹為劍南東川

復築也
宗至德丁酉孟冬復長安武行京兆尹事室應壬寅再尹京兆上元
辛丑廣德癸卯兩節度劍南故曰四登會府地貨殖傳都會也釋名

都者君之所居人
民之所都會也
三掌華陽兵武初以蔭補太原參軍肅宗時

南東西兩川為一道權成都尹復節度劍南故曰三掌華陽之兵也

禹貢華陽黑水推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或曰匡衡衛霍雖見

信任或寵或辱或哀或榮始終之節不若武為京兆之尹又兼御史

中丞又遷京兆尹又兼御史大夫凡四登會府之地三掌華陽之兵也

京兆空柳色色或作翠武嘗為京兆尹故用以比張尚書無

履聲武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故用以比鄭崇為尚書僕射數

履羣鳥自朝夕此美武嘗為御史中丞履聲帝笑曰我識鄭尚書

晨去暮來号此美武嘗為御史中丞履聲帝笑曰我識鄭尚書

白馬休橫行此美武嘗為御史中丞履聲帝笑曰我識鄭尚書

化成謂武以德服成都儒化之成比之文翁也前漢文翁傳文翁

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蜀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蜀之

西川冬夏常有積雪武之來鎮其去就為蜀之重輕焉按廣德元年
年冬吐蕃駝軍汎龍劍南節度高適出師雪嶺角無功陷松維保
三州二年春正月南暮春發閬武壯南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其夏
南至錦江秋未武技吐蕃當狗城中冬武技益井故史氏謂武威署
足以靖邊也華陽雪嶺記西山東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按
集草堂詩云牕含西嶺千秋雪繫白西山白雪四時又西嶺詩曰夷
界荒山頂荒山積雪邊又曰煙
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川是也
記室得何遜 武辟南為掌書記
梁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李之士曰
韜鈴迎子荆 韜鈴兵
與遊宴又為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於江州
孫楚字子荆參石苞驃騎軍事又
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起為參軍
四郊失壁壘 謂邊境无屯戍
墨卿大夫 虛館開逢迎 謂開賓閣
之屏也 堂上指圖畫 圖畫一作
公有嚴鄭公廳事池江雷詩池水流中座岷
山對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彫梁是也
軍中吹玉笙 言武
鎮靜无事惟以宴饒居畫
與衆共樂无盜賊之憂也
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 此照
都虽有醇酒常以國難
為憂不敢盛為宴飲也
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 此照言
出非專為閑遊終以
意待大戎滅人藏紅粟盈 大戎指吐
問民疾苦為事也
節度劍南嘗破吐番十萬眾于當狗城然其意欲待尽滅而
人免誅求使粟至於紅腐也漢志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校
以茲

報主願庶或裨世程 或一作獲程 炯炯一心在 炯炯沉

沉二豎嬰 李氏成公十年傳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
日居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政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顏淵竟短折賈誼徒忠貞 原武之意在於報主不幸年四十
而疾化故甫比之顏回賈誼謂年

孤舟轉荆衡 武卒于蜀以

長望龍驤坐 晉征吳

空餘老賓客 身上愧簪纓 武鎮蜀嘗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
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

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諸位封為寧王璡諡曰
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璡歷太僕卿天寶初加特進
唐植管錄杜工部詩骨氣高峭如爽鷲擊天駿馬逸地
如八哀李司徒詩曰司徒天寶未全收晉陽甲獲寇攻

吾城愁寂意不慙王司空詩曰司空出東夷童稚刑劬
翻追隨燕刺兒穎脫物不隔嚴鄭公曰鄭公瑚璉器華
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時已間老成名人謂工部振魏太
子鄴中八篇可抗衡齊軌工部奮然曰公知其一旦吾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
太宗色映塞外春鄴敢有此否耶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魏志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滯對其
所知數植之才謂之天人又陳矯

見曹仁數曰將軍真天人也東觀漢記光武過鄧禹營勞勉吏士虬
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唐書魏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虬

鬚似太宗西陽雜俎太宗虬
鬚嘗戲張弓挂之色映塞外春塞外一作塞夜
謂容貌和雅也往

若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宗

以璉之父讓位于己故眷遇之恩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

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史記三王出家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漢中山靖王傳諸侯王
身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為盤石宗濟南王康
傳何敞上疏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第土准從容退朝後退或
南說山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或在風雷晨雷或作雪謂天子威勇將田獵也南阜羯鼓錄明
皇以璉聰暗敏慧妙達音樂每隨遊幸頃刻不捨

忽思格猛獸苑圍騰清塵司馬相如諫獵書今陛下好陵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

存之地猛屬獸之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駢踈臻切馬無
多貌詩駢駢駢征

夫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謂從天子獵死中
命璉來射鴈也箭出飛鞚

內上又回翠塵翠又或作入翠麟馬名也飛然紫塞翻謂鴈
謂天子獵罷南回騎也紫塞翻謂鴈
也崔

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下拂明月輪謂馬翻落而拂弓也
謂胡德賊車駕明

月之胡人雖獲多揚雄長揚賦上將大誇胡人以禽獸令
人以羊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

笑不為新謂射中鴈而天
子為之喜笑也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謂天
子賞

賜不袖中諫獵書扣馬言璉雖隨天子而獵久乃
袖其書以諫其獵也昔武

帝子曰熊豕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
伯夷叔齊扣馬而諫竟無銜繁虞巨月切
司馬相如

諫獵疏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聖聰矧多仁聰一官
作慈

銜繁之變顏師古曰繫謂車之鈎心也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天子納其諫而罷漁獵故有司
免供給之費物皆得遂其性也匪

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皆進諫之
效也晚年初置醴門引申

白賓此謂璉好延賓客門下多賢士也璉嘗與賀知章褚庭誨梁
改等善為詩酒之交前漢楚元王交傳好書多材藝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淳丘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
公為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
生設醴醴師古曰醴甘酒也按集壯遊詩有曰許與必詞伯賞遊實
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蓋天室間
吏豪貴人皆虛左待南如此道大容無能求懷侍芳茵無
所以推較奏賦明光殿也
甫謙辭也謂已无才能得侍王芳茵而為王好學尚貞列義形
之所容也家語道大不容說文茵重席也
必霏沾巾謂義形於色也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孔融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川廣不可沂蘇故切逆流而上也甫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與王隔絕欲作流而上見王則川廣不可沂也
墓久狐兔隣傷王之不復見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處冢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狐兔窟其中燕
復掃宛彼漢中郡郡魯作王璉弟漢中王瑀早有才望偉儀冠
也中王文雅見天倫何以慰我悲泛舟俱遠津謂瑀為人
南同泛州於荆楚也温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謂温烈烈風味甫少年已
紳舊遊易磨滅遊一亦衰謝增酸辛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唐文苑傳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注文選六十卷行於
時邕少知名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見
秘書嶠曰秘閣乃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
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與篇隱秩了辨如響嶠驚歎曰
子且各家長安初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辭高行直堪為
諫諍官帝封泰山還見帝休州詔獻詞賦帝悅拜刺史
上計京師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以進公蚤有名義愛
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環異
至丹陌聚觀後生內謁門巷填隘邕為
陳楚留滑州刺史又為汲郡北海太守
長嘯宇宙間長嘯謂歎嘯之長尸子天地高才日陵替替
也如山陵之漸替謂才高者不容於世也
存詞林有根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謂名士善與筆力相副也
風流散金石言碑頌銘誌之文散刻于金石也追琢山嶽銳玉也言其為
文得山嶽英銳之氣也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于謁走其門碑
版照四裔多皇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四裔謂四方之遠也邕文傳耀遠方邕雖
黜貶仁外遠方之人多造其門而求之魏以金帛然為文蕭蕭白
得春秋凡例之體為多矣杜頭亭左氏傳發凡以言例蕭蕭白

揚路 崔豹古今注白揚葉圓廣志白揚一名高飛 **洞徹寶珠惠**

言墳墓之路植以白楊蔽而幽昏得也 **龍宮塔廟湧** 湧下浩

劫浮雲衛 浩劫謂天窮不朽之功也 **龍宮塔廟湧** 湧下浩

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梵言塔也華言廟也釋氏要覽梵言塔婆唐

言高顯今俗稱焉塔梵言蘇倫婆唐言宝塔梵言塔婆唐言塔婆

二果二級三果三級四果四級表超三界也故佛塔十二級表超十

二因緣也度人經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乘玄都妙法蓮

華經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後未為一塵一塵為一劫王簡頭

陀寺碑功濟塵劫廣異記丁約謂壽子威曰即君終當棄俗尚隔兩

塵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夢而謂此

言無窮不朽之功也或以塔之級為劫謬矣按集有玉臺觀

詩曰浩劫因王造又嶽麓二寺行曰塔劫宮墻壯麗敵是也 **宗儒**

俎豆事 謂或為李校廟宇 **故吏去思** 謂或迷監司守令

眇眇已皆虛 謂或叙禮儀也 **故吏去思** 謂或迷監司守令

謂不憚其跋 **向來映當時豈特勸後世** 謂色文之光耀已自

涉之勞也 **向來映當時豈特勸後世** 謂色文之光耀已自

非止勸獎 **豐屋珊瑚鈎** 豐屋大屋也珊瑚鈎 **麒麟織成** 蜀

後人也 **豐屋珊瑚鈎** 豐屋大屋也珊瑚鈎 **麒麟織成** 蜀

網居切切 謂也 **紫駟隨劍几** 既駟色以紫駟之馬 **義取無**

虛歲 此言富貴之家皆以宝剑觀色求其為文色受之皆合於義

文前後所 **分宅脫駟間** 吳志周瑜與孫策獨相友善瑜推道南

受鉅方計 **分宅脫駟間** 吳志周瑜與孫策獨相友善瑜推道南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 **感激懷未濟** 財而氣義頗喜惠

之塗解左駟贖之延入為上客 **感激懷未濟** 財而氣義頗喜惠

養親舊常感激古人分宅脫 **衆歸期給美擺落多藏穢** 穢

駟之車每以未濟為念也 **衆歸期給美擺落多藏穢** 穢

作賊在衆入則歸其能調給在色 **獨步四十年** 色知名長安死

之身則雖多藏而能罷落其穢也 **獨步四十年** 色知名長安死

獨步矣 **風聽九臯唳** 謂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嗚呼江夏姿 以色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 **竟掩宣**

尼袂 言色之道窮也昔孔子獲 **昔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 **昔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 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 **面折二張勢**

二晉作三豎初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 色百折二張排蕩上心為之零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 **色百折二張排蕩上心為之零**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則天初不應豈進言擢言事閔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天忠貞負冤恨冤晉依忠以苞忠宮闕深梳綴放逐早

煦翩低垂困炎厲此言天子深居九重不知省察放逐南州無

初又敗崖州召還為姚崇所嫉與許州召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為說所

惡發陳州因事被殺會赦先與許州召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為說所

比賈誼之忌也諫賊有功轉括州刺史日斜鵬鳥入苞

日庚子日邪鵬入余舍竟斷蒼梧帝以苞傳舜帝之南也蒼

與天地傾真謂帝舜服十轉紫華可以長生

越走无暇也星駕無安稅駕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

幾分漢庭竹魏讀上吉謂言屢為刺史也漢制以竹使符分給

書第一至第五與郡守為符各夙擁文侯筆筆祥歲切謂豈有

侯也昔鄒衍如燕昭王擁筆先驅請列弟子之坐筆也謂終悲

為之掃地以衣擁筆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昔所以為敬也

洛陽獄陽獄劫以仇怨遂死獄中按天寶中柳勳有罪下獄李苞

嘗遺績馬一匹故吉溫惡豈特正令勳引苞嘗事近小臣斃臣小

以國之休咎相語陰行賂遺竟仗死北海郡

拍吉溫斃或作非以篇未復押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

蔽字左氏傳國語與小臣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歷下亭有詩唱和是也北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朝陰謂論文到崔蘇

拍畫流水逝謂感近伏盈川雄盈川謂

是非張相國相國謂張相扼一危

捷欬不閉捷巨典切鑰也捷

懷慨嗣真作甫有和季咨嗟玉山柱也晉郗詵對武

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鍾律儼高懸喻世詩之有法度也鯨鯢噴

迢遞喻世詩之坡陀青州血坡陀高貌或曰不平也燕沒

汶陽瘞魯地謂墓葬於魯也哀贈竟蕭條贈或作挽恩波延揭

厲謂代宗時國恩例得贈祕書監不問淺深也左氏僖公二十三年傳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爾雅釋水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

以衣涉水為厲露膝以下為揭子孫存如綫傷世子孫微而欲絕也舊

客舟凝滯舊客者南自數其飄泊荆楚未能乘扁舟以往也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君臣尚訟

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六公若元自注云相度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已泊狄相也

六公篇詩載世本傳息來豁蒙蔽南費時之多難用兵於燕薊之地當復如世者慷慨有所陳說故甫詠世所作

六詩以解憂國之情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充工文辭有名天寶苑及進士第東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德出為東平太也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為官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寓徐充注題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

典謂二墳五典也時下萊蕪郭泰山忍飢浮雲巘巘語負米晚

為身每食臉必泣昔子路負米百里之外以事親源明養夜不及親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泣也

字昭藝薪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孝然薪為書又文士傳侯瑾字子喻家貧傭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獨處一室如對真

客垢衣生碧鮮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願一作顯

志報父母劬勞也學蔚醇儒安昔董仲舒為漢醇儒故以此源明也文包舊史善

人源明嘗隱于嵩山天室中辭幽人射策君東堂魯作射君東堂策類師古

歸京闕登進士第更試集賢院也漢書音義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

唐撫言射策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之宗匠集精選

制可題未乾一作制題墨未乾蔡邕獨斷漢制天子之書有四

善其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羣臣有奏請尚書令奏制曰之字則各曰已

否曰可以為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曰之字則各曰已

奏如書亦曰詔書四曰戒敕自魏晉以後皆乙科已六闈一作因循以冊書曰詔敕總名曰詔唐因循不改也

已六文章曰自負吏緣亦累踐明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

德出為東平太守又為國子司長趨閭闔內子之門也足踏

宿昔趼也莊子成綺見老子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是也一麾

山守還謂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願延年贈阮始平詩晏

而武帝不用其後一麾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人

後杜牧之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來遊原上望西陵人

遂謀以守郡黃屋朔風卷卷與捲同黃屋天子之車蓋也謂不

暇陪八駿昔周穆王嘗乘八駿之馬以出遊幸王子年拾遺記東

名絕地足不踣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二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

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留光一形寸景七名騰霧乘

雲而奔八名披翼身虜庭悲所造謂源明時不及善從為賊所

有肉翅餘見前注

爾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一秋有恨石可

轉石或不源明陪賊其二秋憂憤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焉肅宗

車此言源明不汚賊而受為官也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肅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為署官者范

曄顧其兒沈約宋書范曄為高祖相國緣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

汝頃我耶謂曰今日何緣李斯憶黃犬李斯傳斯具五刑論腰

噴但父子同死不得悲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秘書書茂松色色一作意諸為署官者

其節復知制詔如松栢經歲寒再扈祠壇墀再扈一前後百

而色不凋也後卒於秘書少監

卷文枕籍皆禁鬱禁鬱喻源明文之美也晉元帝始鎮建鄴每

呼為篆刻楊雄流篆刻一制作揚雄以賦為童子雖蟲溟

禁鬱篆刻楊雄流篆刻一制作揚雄以賦為童子雖蟲溟

漲本末淺溟一作未謂源明之文波瀾浩漭如犀兕豈獨刺刺

謂其能斷决也吳越王允常取純劍示薛燭犀兕豈獨刺刺

充切截也爾雅釋獸犀兕似牛王褒聖主得反為後輩輩

賢臣頌巧冶鑄干將之樸水斷蛟龍陸剗犀兕

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之昔漢武帝嘗大與祠事絕萬手

寒寒九葦切取也謂常時佐為浮祠拍望寒取房芝者幸一手也肅

宗時宰相王粲以祈禱進勸上與祠禱事禁中稍崇儒祀源明數

進時政得失 論其不可 垂之後來者正始貞勸勉 源明所書將以垂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

不惡懸黃金 惡一作要謂其言安媚則黃金可惡也 胡為投乳 若乳一作亂鬻音吠又音飲虎且所以危之也詩投異豺虎爾雅

賦 結交三十載 載在音昇與范雲僕射詩結 吾與誰遊衍榮 載三十載生一交情

陽復冥冥 或作冥榮也 罪罟以橫胃 謂度亦遭貶也 嗚

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 則一 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 謂度亦遭貶也

代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高里錢 甫

喘 謂大盜之餘困乏之士大夫尚延殘喘也時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源明以方旱飢陳十不可以諫遂罷東幸 戰

傷抱疾雲安不得派沔以歸而弔 源明也崔豹古今注蘇露高里

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竟竟歸于高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蘇上朝露 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高里誰家地收

飲精晷无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以踟躕至孝武時分二 章為二曲蘇露送王公貴人高里送士大夫無人使挽極者歌之世

呼焉 挽歌

故著作郎貶公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虔鄭州滎陽人集撰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告虔私傳護國史虔舍皇焚之坐謫十年初坐謫還

京師上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

上增國李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

君始不亦美乎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為後

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鷓鴣至魯門不識鍾鼓響 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

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肉不飲一盃 國語

翠望赤霄 孔翠謂孔雀翡翠也文選鶴鶴賦彼鸞鷟鷩鷩

早聞名公賞 甫自注曰往者公在疾蘇許公類位尊望重素未

故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爽天然生知姿後漢曰蔡傳

效學立游夏上謂度之季過乎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神農或闕

漏或一作極度自著書外又選胡本草七卷黃石愧師長

石公為師今詩言愧者愧其不敢為度之師也前漢張良傳良遊下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藥纂西極名極一作域謂兵

流拍諸掌謂其善論兵也論語其貫穿無遺恨會最何技

癢養物產兵成癢寡无不詳又著會最等諸書又撰胡本草七卷故云

外也主泉星經奧

狹也周礼冬官考功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縣以縣賦以景為規

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

八尺之臬以縣正之

細而不協於規景作无蟲篆丹青廣

微而不違於水泉是也謂其善書畫也度本傳度

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錄書歲以始備嘗子雲窺未遍

自寫其詩并畫以獻玄宗大書其尾曰鄭度三絕方朔諧太狂

揚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博覽无所不通也前漢方朔諧太狂

作謂謂度之言異乎東方之掖諧大涉乎邪也前漢東方朔傳朔字

曼倩上書指意放蕩辭數萬言又劉向列仙傳朔上書拜為郎棄而

避亂置情官舍風飄而去後見會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稽賣藥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美度之善書得兩鍾之鉢也兩鍾謂鍾絲鍾倉也絲字元常魏人善

隸書并行草表昂云鍾書有十二鍾意會字士季絲之子也亦善書

羊頰云會書筋骨緊密頗有父風書苑曰度善草

隸呂總續書評曰度書如風送雲收霞雁月上

大字猶在榜昔獻書圖畫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

謂度所畫宣鶴誤一響宣一依寡一作宮張三絕自御題

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並見彈琴視天壤形骸實

土木謂皆枯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職也寄曾氏刊

作突兀倚書恍世說劉真長自瘦數雖言不擬道晚就芸閣香

謂遷著作佐郎也魚豢云芸香
胡塵昏埃莽
廣免反覆歸聖

朝點染無滌盪
胡塵謂祿山反也
因稱風緩求市令潛以密章達

靈法故詩言無一點
老蒙台州椽
之浙江樂

州司戶
履穿四明雪
言度之官艱苦冒雪而行也
四明浙江山

記滑稽傳東郭先生
待詔公車其履行雪中
有上

云不足跡踐也
孫綽天台賦
陸則有四明天台
飢拾槽溪椽

言度之官飢困拾椽而食也
猶以周切柔木也
浙地各謝靈運山

居賦越槽溪之繁
紆天台賦
濟猶溪而直上後漢李狗傳拾椽食以

資空聞紫芝歌
謂度不能避祿山之亂而陷賊
愧聞乎昔四皓

莫高山深谷迤邐
暉不見杏壇文
謂度則為台州椽不見乎廣文

游乎緇推之林
休坐乎杏壇之上
弟子

也秋色餘翹翹
謂荒僻也
天台賦始經翹
別離慘至今斑

白徒懷曩
曩昔
春深泰山秀
秦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

侯門野稅林下鞅
鞅於兩切馬頭
柔革也鮑照詩死由稅
操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闊
昔濫吹獎
謂甫追

憶昔時與度聚會于關中
春和秋涼之日
或劇談或稅鞅操紙賦詩

把酒酣飲交游於詞翰之場
而今竟疎遠間闊故傷之
又憶度之平

昔濫有推百年見存沒
謂百年交情見
牢落吾安放
謂度之卒

孔子將死子貢曰
泰山其頽吾
蕭條阮咸在
晉阮咸傳咸字使容

將安仰梁木其壞
吾將安放
陸機赴洛詩借問子
他日訪江

交人事推其親
知出處同世網
何之世網嬰我身
子

絃歌酣宴而已
飄蕩
浦自注云著作與阮籍字嗣宗任情不羈與兒子

樓令自悽迷
遊今是詩以阮咸
按阮籍字嗣宗任情不羈與兒子

咸共為竹林之遊
今是詩以阮咸
按阮籍字嗣宗任情不羈與兒子

比鄭審故有阮咸江樓之句也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九齡父為韶州別駕
目家于始
今為曲江人九齡幼

聰明善屬文
十三以書于廣州
刺史王方慶大嗟賞

校書郎明皇在東宮
奉天下文藻之士
親加策問九齡

對策高第
任左拾遺
九齡為相以文雅為上
所錄云九齡相

李林甫惡之
引牛僧孺以傾之
遂罷明皇雜錄云九齡相

自裴耀卿罷免之日
自中書至日
華門將就一鵝拔兩

侯將軍紫綬二采紫
曰淳紫圭長丈七尺
荆州謝所領九齡晚年坐薦周子更公與

不淺商以九齡之徒乘月臨樓俄而不竟亮至將起避之更徐曰諸君少

住老子於此因復不淺便據胡床黃霸鎮每靜以九齡之善政如

與浩等談談竟文其坦率如此黃霸鎮每靜以九齡之善政如

傳黃霸字次公獨用寬和為洽權為賓客引調同謝靈運詩異風

楊州刺史穎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賓客引調同謝靈運詩異風

詠在務屏唱謂九齡每引賓客同趣調者詩罷地有餘能詩地

篇終語清省審井一陽發陰管謂如黃鍾之律也言淑氣

含公鼎鼎謂如大美之和也言其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才晉作寸徐陵書未造文散帙起翠螭九齡有集二十卷荆人

章之境空懸讀書之力散帙起翠螭九齡有集二十卷荆人

螭文也廣雅倚薄巫盧並之氣相倚迫也謝靈運過始寧野

龍有角曰螭倚薄巫盧並之氣相倚迫也謝靈運過始寧野

詩拙疾相倚薄韓康伯綺麗玄暉擁也眺字玄暉齊人也謝朓

任昉騁也謂其長於戲誄如任昉自成一家則削謂其文自成一

家之法也裴駟序史記未缺隻字警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

勒成一家總其大較未缺隻字警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

杜預序左氏傳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雀景南朱鳥南方之

宿謂九齡之各與朱鳥之宿影齊高也影形也風俗通四方皆有七

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方而北尾西方成鳥形北

方成龜形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歸老守故林謂自荆州請慈闕

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者也歸老守故林謂自荆州請慈闕

悄延頸忘君猶莫揮用也波濤良史筆謂唐史氏直筆書其

有如波濤之翻日燕絕大庾嶺惜其設于大庾嶺之南也大庾嶺

江本集開元四載冬開鑿大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

更嶺路九齡作序蘇銑作銘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

廷擾亂上請於朝也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後漢徐孺子

以制其上請於朝也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後漢徐孺子

也陳蕃其重之按曲江本集九齡常為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无

也陳蕃其重之按曲江本集九齡常為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无

子之風高而不志江湖之念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五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竒感應吉夢相追隨詩斯于吉夢維

何維熊孔子釋氏親抱送蓋當時吉夢之應也並是天上麒麟兒

晉徐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寶誌玉誌以手磨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

為神玉為骨言其清且貴也小兒五歲氣食牛言年魚小而志甚大也尸子虎

豹之駒魚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滿堂賓客皆迴頭言者注不忘也後漢李充傳鄧騰置酒請充賓

客滿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侯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以二子比之鳳雛也名位豈肯卑微休

王充論衡自紀篇不好奇交所友位卑卑微年魚幼推行苟窮俗必去之友

歲暮公以上元元年己亥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至成都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此篇言吐蕃之亂也西山近接

維松上有積雪經夏不消人謂之雪山也鼓角動江城江城謂錦江之城也上元元年吐蕃陷鄭州天

地日流血言殺戮之多也朝廷誰請纓言無人以存國家之危誰遣

軍使南越欲令入朝軍請受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馬自

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馬自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何遜在揚州為廣

何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按何遜集又有揚州

早梅詩曰免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街霜相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技橫

却月觀花遠陵風臺知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花可自

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由花一作春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春愁春一作

折梅以相寄若折來則使我傷歲暮矣尚往看之則起春思撩亂也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

催人白白頭觀甫此和詩有對雪逢花之句與遜詩映雪逐春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

危時未授鉞授鉞則為大將得專征伐勢屈難為功賓客盈滿堂上漢

李充傳登臨置酒請充并答滿堂何人高義同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一作騎馬誰家薄媚郎晉沈暉之傳令臨

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甚吳志孫權言甘寧曰此人彈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指點銀瓶索酒嘗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

夫丈夫也之即生乎富貴之家不識禮法坐人之床不言其姓氏而妄亂拍人

而亦此類也而有需庸是以識其粗豪之甚也顏延之好騎馬遊里巷據按奈酒

蕭八明府宴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甫所居草堂在浣花村河

陽縣裏雖無數襄一作底甫以河陽縣比蕭明府所治之邑也
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蒲縣種桃李人號曰

何陽一濯錦江邊未滿園關花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橙木數百栽

札木蜀中有之俗傳音丘宜却杜田
云橙音歌是也鄭印音五來切誤矣

草堂斬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木三年

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此木乃蜀地不村之木
二年可為新可燒之也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落落出羣非擗抑許居青青不朽豈揚梅欲存老盡

千年意盡一作盡抱子有天陵復盡
之松與天齊其久與地等其厚為覓霜根數寸栽栽一作來

又於韋處乞大邑茲尾盤賦在

大邑燒甃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哀一作寒君家白盃

勝霜雪勝平急送茅齋也可憐 水閣簡嚴雲安

東城抱春岑阮瑀詩春
岑謂林木江閣鄰石面郭璞賦石面突
凡水聲潺湲崔

嵬晨雲白崔嵬
高貌朝旭射芳甸謝詩六切日光也謝
眺詩雜英滿芳甸雨檻卧

花叢沈約詩雨
檻雲欄風牀展書卷一作風牀
展輕幔鈞簾宿路鳥起九

藥流鶯轉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按集有口熟精
文選理是也晚

交嚴明府昔第五倫詣郡尹鮮于
高唐令臨去握倫臂曰恨相知晚矧此數相見

色甫
切屢也

杜鵑詩明皇蒙塵在蜀

夏竦曰詩前四句乃序亦以叶韻誤以為詩本題不甫
自注曰蘇軾百斛明珠去此篇凡五篇能豈可以文害

辭辭害意用蓋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
離騷之法与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

之故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
也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甫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

礼若奉至尊蓋諷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
皇天寶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与夫不

能致節於君者可得而考也嚴武在蜀虽橫飲烈薄而
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尔其不度王命負固以自抗

擅軍旅絕貢獻如杜克遜之在梓州為朝西蜀之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浩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其尊君者為有也懷貳者為無也夫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胡仔曰或謂明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詩切之西內邑也而崩此詩感是而作以夢弼觀之少陵又有杜鵑行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喙羣鳥至今與哺推細味其詩亦是明皇遷西內時作也其意尤切讀之可傷或者知其一不知其一者也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題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南築草堂于浣花里有竹一頃餘

有曰步塚萬竹疎是也喬木上參天昔曹植詩荆棘上參天陳周洪詩薩木上參天杜鵑暮春

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成都記杜宇亦曰杜宇

天而降祚望帝好稼穡義人務農時荆洲人斃靈死其尺派流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

洪水開明為燧通流有大功望帝因其位禪焉後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六杜宇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通

三月子規鳥各故蜀人悲之夢弼謂甫之意蓋原於鮑照行路難篇中有一鳥名杜鵑云是古時蜀帝魂是也生子百鳥

巢百鳥不敢嗔嗔一作喧仍為餒其子鮑於為切餉也世說杜鵑養子於百鳥巢百鳥

共養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毛萇詩傳大曰鵠小曰鵠

而不敢犯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反列也識序如知恩如一作又

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董仲舒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也聖賢具古法則驗

作付與後世傳有或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

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夫入

物之靈萬物尚知君臣父子之分今乃叛君拜為勃逆如安更之

走了無上下禮節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甫以身病不能再拜其亦

緬思朝廷不忘君父之意尤切矣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歎息下淚如流泉

題挑樹是詩中間兩照皆舊日事其含蓄仁民愛物厥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謂舊堂小徑從來不

若畫圖矣鮑照行路難中庭五株樹一株先作花高秋摠餽貧人實餽一作饋來歲還

舒滿眼花謂舊日天下太平家給食足至高秋時桃熟皆已分餽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是滿眼則望復結其實矣

亂思治之意可見矣

知孰是今並錄之
高蘿垂飲猿謂野猿緣高蘿垂而飲水也
歸心異波

浪何事即飛翻言波浪飛翻而流去我之痛心飛翻未便得往也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臨一作深言水之流必東也
衆流歸海意

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瀟湘在潭州
聲駢灑瀕深深王荆公作沉

未辭添霧雨江海不設衆流以為大魚霧雨之微亦可添益其流也
接上過衣襟過一作遇舟中之人披於其人必先過於衣襟間也此是微雨之作實適其事耳

承聞故房相公靈輓自閬州啓殯歸葬東

都有作二首

遠聞房太守守一作尉房瑄字洽律河南人也謫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
歸葬陸

渾山後漢西羌傳春秋時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十道志陸渾山在洛陽
一德興王後謂瑄為

孤魂又客間謂瑄客死於閬州也
孔明多故事此喻前房相奏議可為朝廷

安石竟崇班此喻房相死後敬追贈哀

他日嘉陵涕崇之也晉謝安字安石薨帝臨下堂照東園祕蕃朝服贈太傅及葬加殊礼依太司馬桓温故事

仍露楚水還謂瑄之靈輓自閬州嘉陵起發而來歸也

丹旆飛之日丹旆銘旌也謝希說言貴妃誅旌委
初傳發閬

州風塵終不解時吐番之亂未息也
江漢忽同流謂瑄之靈輓忽經江漢之流而歸于

東都劔動親身匣親一作新
書歸故國樓故國指東都也
盡哀知有

處為客恐長休休服也此因遠送靈輓之歸有感而言也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飄之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音塞喻崔評事稟西極龍馬

颯颯寒山桂蘇合切颯似立切風聲也寒一

低徊風雨枝喻崔評事抱寒山桂枝之材也
我聞龍正

直道屈爾何為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謂崔抱正直道而屈以其有元戎節度使之命也時王思禮為帥表請崔為幕職官崔奉命行役不能無悲歌而惟有識者能知之
官聯

道而起以其有元戎節度使之命也時王思禮為帥表請崔為幕職官崔奉命行役不能無悲歌而惟有識者能知之

辭冗長謂直亮切多也謂崔評事於元戎之僚屬可行路洗歌

危時承命舟行逸脫劍主人贈主人指元戎也思禮也脫解也以

父是也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謂宮苑深遠期日收復

上作鐵鳳令張教練羽林兒謂訓練禁軍以收京師也漢宣帝

石林木之盛羽有羽翼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百官表取徙天

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色角功屢也言天子多難其朝侵

移雲臺之儀仗矣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言當時應軍須刻前之

點吏因封已國胡八切謂負侍之吏乘軍頃之求以厚培應其公

才或守雌時美崔公能守雄才之而不微齊於當燕王買駿

骨此喻唐帝之得思禮也到向新序每昭王即位甲身厚幣以招賢

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有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

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

死馬骨五百金今至矣於是不替年而千里馬至之今王誠欲致士

王為能市馬今至矣於是不替年而千里馬至之今王誠欲致士

請從鬼始鬼且見事况賢於鬼謂老得能龍此喻崔公之遇

於是昭王築宮而師之士於之或謂老得能龍此喻崔公之遇

文王呼田史蜀布田史蜀布田史蜀布田史蜀布

得公侯天遺文王曰田史蜀布田史蜀布田史蜀布

能非能非活國名公在名公指王拜壇羣寇疑謂思禮為元戎

壇拜韓信水壺動瑤碧謂清盤也玉壺水也野水失蛟螭

為大將軍入幕諸彥取或謂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

九萬起於斯方當渴賢而集台官應高選必能奮復進出予戟

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我豈持平昔與之談論如江河之

也晉衛瓘見樂廣曰若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今崔公將

披雲霧而觀青女矣蒙穢握拂拭鏡照西施舅氏多人物舅氏其人物為世所多

其妍姿美質自可知也也按集有佳詩無慙困駟垂謂舅氏今日尚尔行役無慙困苦

事弟許相迎詩也駟垂也駟垂也駟垂也

回溪終能奮風繩池

曉望白帝城鹽山荆州記魚復有白鹽崖土人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一塞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城門衛士周府擊柝以警夜也時寧靜則除柝之也志夔州古巴石城安輿記一名故古城鐵

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巴人常小梗古梗

古劫相段子蜀使動無還蜀使無息故垂老孤帆色飄

飄犯白蠻白或作百非是白蠻指荆州峽漢洞蠻也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項藉聞楚歌寒沙冢薄霧落月

去清波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

定如何江華傳起

遣愁

養拙蓬為戶木巧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神女館地隔望

鄉臺望鄉樓在成都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

回首一悲哀

石硯平侍御者之硯也江州記只平縣蔡子地南有石穴深二百丈許石色青堪為書硯

平公今詩伯伯謂長也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

石硯昔晉謝琨長嘯以却胡騎時三峽擾亂平侍御持節巨璞

禹鑿餘禹鑿龍門以疏河疑此石乃禹所鑿之餘也韓非子異

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照坳各盡墨墨

交切硯穴也謂双坳相聯之石多水遞隱見見讀去声謂揮

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為賤

作正辭詩故也平公為侍御頭上冠雖多乃一當公賦佳句况

角之獸而能觸邪此石質剛正可以比之也

得終清晏謂侍坐以公舍起草姿起草謂知制誥也前漢王

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夜更直五日於建安門內後漢百官不

志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遠明光殿漢官典職尚書郎給女侍二人皆選端正執香炒燒薰

朝衣入臺奏事明光殿省中也二秦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

記明光殿以金為堦以玉為階也

高馬勿唾面唾一作挫長魚無損鱗辱馬二毛焦困

魚二有神君者磊落士不肯易其身高馬長魚有異於

萃之士常晦其迹其可以被褐蕩二萬斛船蕩二廣大貌船容影若搖白虹起檣必推

輒賤之乎蓋言貧賤不可欺也牛挂席集眾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巨船每起檣挂

類聚人之力然後可卒而挂席集眾有其質者无其助

此係自赤甲遷

灤西日所作

雨

山雨不作從江雲薄為霧雲一晴飛半嶺鶴謂天將雨

半嶺飛風亂平沙樹謂雨欲明滅洲景微隱見巖溪安露路見

遍切皆謂雨拘悶出門遊謂雨拘束人則悶作曠絕經日趣

晴相半也消中日伏枕消中謂有卧以塵及履則知

謂雨阻高故眺豈無平肩輿輿謂莫辨望鄉路謂觸目盜賊莫辨

不起戈浩未息謂羣盜蛇虺反相顧言小人相悠悠邊月破慶

邊郡也月破謂鬱鬱流年度謂歲律針灸阻朋曹灼也良醫

以針灸療病喻良友以善言相發藥也糠粃對童孺糠粃非精

今久病良友間隔故不聞針灸之言也糠粃對童孺糠粃非精

屈色一命謂嚴武嘗命南為節度參謀酒當屈已以新知漸成

故成故謂嚴武死也或曰一命小官也要人屈色以下之

愁應接俄頃恐違忤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庭羸

端幽人有高步推幽人不隨流俗自有高致也南徵龐公竟

獨往後漢先民傳龐德公居峴山之南荆州劉尚子終罕遇

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天寒瀟湘素素謂江杖策可入舟

送此齒髮暮南欲慕龐公尚子族秋至乃策杖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疑二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音腹寰字記復

同過楚王臺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也猿鳥千山崖窄

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畫舸莫遲回

又

行李千金贈美其行賧之多也按左氏傳禧公三十年主行李

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度達各班秩

兼通貴唐制秘書郎從六品公侯出異人左氏傳公侯之子孫

玄成負文采世業豈沉淪韋賢少子玄成少好學修

暨子至

檀梨纔綴碧檀莊加切風土記梨屬梅杏半傳黃小子幽

園至輕籠熟捺香廣志捺有白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

嘗欲寄江湖客提携乃日月長趨而道路長阻費時日也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昔後漢劉隆歸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

好與鴈同來東望西江永詩江之南遊北戶開卜居期

靜處會有故人杯謝眺詩山川不可

楚塞難為路別藍田莫滯留地理志藍田屬京兆郡衣裳判白

露判叶鞍馬信清秋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

同一醉應在仲宣樓樓在荆川界入之襄州界王粲字仲宣時依

樓為仲宣樓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

始為江山靜為于終防市井喧畦蔬遠茅屋自足媚盤

殮殮音孫熟食也媚宜也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絕无天

夔州君山水間在峽中號為稍平然隘窄虛白高人靜莊子人間

多石唐盧同詩低頭雖有地仰面更無人虛室山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

諸葛廟

父遊巴子國寰宇記夔州春秋時夔子國後屢入武侯祠屢

作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

時翊戴歸先主先主蜀并吞更出師亮有出蟲蛇穿畫

壁巫覡醉蛛絲魏乃歷切見鬼者也此比言廟之弊也蟲蛇穿

射父曰古者神民不雜民之精爽不感齊肅哀正則明神降之

憶吟梁甫射父曰現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坎主而為之牲器時服必以躬耕起未遲起一作也諸葛亮傳躬耕

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坎主而為之牲器時服必以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五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六
大曆元年在夔州所作

八陣圖

晉桓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

也文武莫能識之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飛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洶湧繞陵大才括搥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方物皆失故能諸葛亮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如是迄今六七百年東原錄謂孫紹先言武侯夔州八陣圖用八以石壘漢州八陣圖用六以沙壘皆近千年不泯用六在用八之後以其兵少未能足其數也或謂八陣之勢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

三分謂魏蜀吳也

名成八陣圖

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廣漢張揖謂此古井田

也法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天下三分如鼎足時立晉之所以取蜀者蜀遺恨失在有吞吳之志

而已使不吞吳則魏豈能合井哉

負薪新行市
夔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鬻擔薪於道路者皆婦人也

夔州觀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

讀一生抱恨堪咨嗟堪一作長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

女出入傳主豫章行男兒當門戶墮地十猶八九負新歸猶或

賣新得錢應供給一作當至老雙鬟只垂頸一作髮野花山葉

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鹽井多面

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鹿麕醜應

詩往車問二叟何以得此壽何得此有昭君村此一作比歸州園

郡神歸人興山縣有昭君村今昭君廟在焉按漢元帝竟寧元年賜單

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吳兢樂府解題帝後宮既多乃使盡工圖取

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畫之及選美人配單

于昭君當行僕人憐之昭君死單于葬之胡中多白草此家獨青故俗

名青冢也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謂舟行少在公門多在水始富豪有

錢駕大舸嘉我切博雅舟貧窮取給行子

或謂艤小舟音小兒學問止語兒人大兒結束隨商旅

歌帆側拖入波濤正船木也撒漩捐瀆無險阻指二善注撒

則撒於墳則捐乃善操舟者所能也江賦激湍噴瀑李善注波浪回

起貌朝發白帝暮江陵白帝乃白帝城江陵即荆州也盛弘

兩岸連山略無絕處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一千二百里漁者歌曰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声浹夜聲樂府集三峽兩岸重石巖嶂隱蔽

天日自非亭頃來自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瞿塘峽

志虎鬚惡難名鄱道元注水經水出并柯歸州長年行最能行

郡北流右遶虎鬚難水廣大夏斷行旅歸州長年行最能行

作去歸州屬荆南其人善行舟以船頭把蒿相此鄉之人氣量窄

何得山有屈原宅後漢志南郡秭歸本歸國杜預白夔國荆州記

王十五前閣會

讀一生抱恨堪咨嗟堪一作長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去聲

女出入傳主豫章行男兒當門戶墮地十猶八九負新歸猶或有

賣新得錢應供給應一作當至老雙鬢只垂頸鬢一作髮野花山葉

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鹽井一作蜀多面

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麕醜應

詩往車問二隻何以得此壽何得此有昭君村此一作比歸州圖

郡神歸人興山縣有昭君村今昭君廟在焉按漢元帝竟寧元年賜單

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吳兢樂府解題帝後宮既多乃使盡工圖形

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畫之及選美人配單

于昭君當行僕人憐之昭君死單于葬之胡中多白草此家獨青故俗

名青冢也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謂舟行少在公門多在水始富豪有

錢駕大舸嘉我切博雅舟也言南貧窮取給行艤子宜

或謂艤小舟音小兒學問止論語兒一大兒結束隨商旅

歌帆側拖入波濤正冊木也撒漩捐瀆無險阻捐三善注

則撒於墳則捐乃善操舟者所能也江賦灑灑瀑李善注波浪回

起貌朝發白帝暮江陵白帝乃白帝城江陵即荆州也盛弘

兩岸連山路無絕處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一千二百里漁者歌曰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落沾裳樂府集三峽兩岸重石疊嶂隱蔽

天日自非亭頃來自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瞿塘

志虎鬚惡灘名鄴道元注水經水出并柯歸州長年行最能行

郡北流右繞虎鬚灘水廣大夏斷行旅歸州長年行最能行

作寺歸州屬荆南其人善行舟以船頭把蒿相此鄉之人氣量窄

何得山有屈原宅後漢志南郡秭歸本歸國杜預白夔國荆州記

屋基今其地名樂平表山按曰山秀水情故出俊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

鮑昭詩留鮮魚鮑待情人

出江中鄰舍煩書札

王十五君必肩輿強老翁以笻輿來

病身虛後味

其病不能食而虛也何幸飲兒童

寄草有夏郎中

或謂此詩乃雲安所作誤次于此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

柴胡乃藥名也飲子頻通汗

謂柴胡可服之通汗也懷君想報珠

以懷君對飲子乃假對也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親知天畔

少藥味峽中無歸揖生衣卧

謂上水之舟更不須揖生衣而不用也春鷗洗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

謂夔峽多險阻唯州稍平欲幸郎中早來就此平地

相見萬里皇華使

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為僚記府內儒

府內儒甫自言也

上白帝城二首

後漢公孫述傳述字子陽始為道江卒正居臨邛更始時述使人詐漢使者假述輔

漢將軍蜀郡太守選兵西擊宗成王岑大破之述時其地險聚附自立為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成都郭外有舊倉述改為白帝倉巴東治魚復縣述築城號曰白帝城在瞿塘峽上後劉備屯戎改名永安

安後漢郡國志南郡巫西有白帝城十道志述稱帝據西人為白德取其色也述立土一年為光武所誅也

江城含交態上二回新天欲今朝兩山歸萬古春吳

雄餘事業

吳雄指衰邁又風塵

甫自取醉他鄉客相逢故

國入兵戈猶擁蜀

謂大曆元年崔旰之亂賦欲強輸秦

賦欲多輸于關中也不是煩飛勝深慙畏損神

慙者心叛亂未已奔走我之精神也白帝空祠廟

謂述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苑轉棟宇客徘徊

青青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行中厨

撥都棄功拾也曹植黃雀行中厨辦豐膳新麩來近市

汗滓宛相俱謂細掃拂棄和麩為冷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

無碧鮮俱照筋香飯兼包盧盧音盧也經齒冷於雪勸人

投比珠以此味相勸願隨金駿走置錦

暑蘇暑蘇又作暑蘇或以為屋名或以為酒名服虔通俗文屋平日

盧丹梁幸柱飛暑蘇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揮腰劍七百障日錦暑蘇

眼不見天津橋北錦暑蘇入元日以香果入錦囊中漬酒而飲曰暑蘇酒

可辟瘟氣今詳此詩蓋言酒也遣馬走取暑蘇欲其速也南意謂有槐

葉冷幽香飯盧蘇比音奇物更路遠思恐泥阻讀去音謂以路吳深

終不渝阻讀去音謂此願終獻斤則小小此言斤不如此味之美

田夫謂妻曰負日之暗人莫知者以獻五君將有重賞里之富人告之

曰昔有美齊者取而嘗之推於口遂於腹其人大斲子此類也晉祜康

之意亦以陳矣司馬相如子虛賦且之所見特其小小者耳萬里露寒

明區區此言區區不如此物之珍也左氏隱三年傳有萬里露寒

殿殿名開冰清玉壺如玉壺冰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兩

萬木垂深翠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謂舟中水鳥去仍

迴去一蛟館如鳴打蛟館人室水居如魚不駭機織推舟豈茂枚

莫林切幹也詩莫林切其條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峽中覽物舟中

曾為掾吏趨三輔南堂為華州功曹也漢志以曹官為掾如屋之

漢武帝改及旦三輔舊治長安憶在潼關詩興多潼關紅切水名唐

城中長吏久在其縣治民地理志關在華州

之華陰縣即巫峽忽如瞻華岳華岳在華州蜀江還似見黃河華岳

皆南故鄉小公今客中見巫舟中得病移衾枕言其得病在雲安舟

峽蜀江想像而有感也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

回首高歌巫蜀雖號形勝之地風土之惡不類中原幾時

此遐想人君夏月御寒為之殿開玉壺之外以禦暑納涼於晚次之暇亦須索此槐葉冷燭之美而不可闕故也

灩澦灩澦以賤也

灩澦既沒孤根深俗說灩澦如馬尾增夏下灩澦如象尾增夏上

也險礙西來水多愁太陰謂陰氣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

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以水

張不可行故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盤井橫黃金橫一作擲

謂不以理也蜀郡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待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余知古者官故事便信因侯景之亂

北二里故京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按集甫在夔州懷古詩掃落

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庫又移居夔州入宅詩宋玉歸州宅雲通

白帝城疑歸州有宋玉宅非止荊州也韓此地生涯晚遙通水

國秋孤城一柱觀諸官故事宋臨川王義慶代江夏王鎮落日

白帝前住

白帝城頭雲若屯一作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中雨翻

盆高江急峽雷霆闐翠木蒼藤日月昏一作戎馬

不如歸馬逸戎一作去千家今有百家存一作或哀哀寡婦

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詩民皆死於行役故多寡婦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曾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滂然欲下陰山

雪謂變地之山當初秋而脩然欲雪有類陰山此為可愁也陰山凶

妖山各吐谷輝西附陰山其地四時常有冰雪范彦能詩寒沙四

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不去非無漢署香南自憫其身留帶

陰山樹霧失交向城絕壁過雲

開錦繡華陽國志合江踈松夾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

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是

河東入顯宗時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自懸詣臺朝帝怪其來
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鳥從東南來於
是候鳥至幸羅張之但得一雙鳥焉乃詔尚方諒視則四年中所賜
尚書官履也前漢百官公卿表尚方主作禁器物類師古曰尚方少
府之屬○虞子彈琴邑宰日虞房六切姓也呂氏春秋虞子
賤治單父彈鳥琴身不下堂而

譚父終軍棄繻英妙時英或作年繻詢越切帛邊也前漢終
軍年十八選為博士初軍從濟南當

遊終不復還棄繻而去後軍為謂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
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潘安仁西征承家節操尚不泯其美

賦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年少

能紹為政風流今在茲美其善也可憐賓客盡傾蓋謂其
愛土

也家語孔子之郊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鄒陽傳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處老翁來賦詩謂也楚

江巫峽半雲雨清蕈踈簾看弈碁方言圍碁自關而東
有碁之間謂之弈

夜雨

小雨野復密回風吹早秋夜涼侵閉戶江江涌帶維舟

通籍恨多病恨陳作限謂時為左拾
遺既通籍藉以病而退為郎忝薄遊謂為工
部員外

即而充劄南
幕府從事也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玉案字仲宣
有樓在荆州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荆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

羣公金蒼玉佩晉公卿禮秩曰特進回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
佩水蒼玉韞俞詩我我進賢冠耿耿水蒼佩天

子翠雲裘宋玉賦王人之女為承
日之華上翠雲之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淹

此留時在夔州勤
已之不遇也

峽隘

聞說江陵府古荆也雲沙靜眇然靜一作淨白魚如切玉朱

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各

若却望峽中天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公孫述自號
白帝有音在

峽深水謂夷陵謂一作出夷陵乃峽州縣遲暮嗟為客西

南喜得朋時甫旅寓夔州作此詩以寄劉也易坤卦西南得朋哀後更起坐謂聞哀猿

之聲不竟悲而起坐也落鴈失飛騰自前其身如鴈之不能高舉也伏枕思瓊樹

南因睡疾卧枕思慕劉使君有如玉樹也漢李陵贈蘇武詩思得瓊樹

自以辨長飢渴世說玉珉云大尉玉夷甫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

行願一見顏色不異變樹枝臨軒對玉繩玉繩星名謂夜坐

懷之也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青松寒不落以喻劉使君之有高節而不改其操也

為理羣公價盡增謂先朝尚文為治家聲同人之聞聞運功

也各達時論以儒稱謂劉使君先世家聲與南相社審言同太后

當朝肅當一作臨太多才接迹昇謂賢人引翠虛稍題題

梢除山交切前山林多弃逐小人也家語木石之怪夔蜩蚷并泉賦梢

也夔魃狝獮在東京賦梢魃魃祈禱注梢殺也馬融寬符頌梢因兩注

也梢除丹極上鯢鵬喻廟堂多進用君子也莊道遙遊扁舟浪有魚

若九萬里宴引春壺酒恩分夏簟冰比言太后寵賜彫章五

色筆楊修文詩彫章挾天紫殿九華燈西京雜記元日燃九華

里漢成帝紀神光降集紫殿學並盧王敏以劉使君之博學比書借楮薛

能以劉使君之善書比老兄真不墜唐文藝傳中宗於修文館

能之楮遂良薛稷也小子獨無承謙也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窻

徵囊充丙切窻也月窻指巴峽也言劉使君近有所作之詩可放蹄

知赤驥喻其詩思挾翅服蒼雁馬力結切喻其

晚襟懷庶可憑甫喜接劉使君詩軸可會期吟諷數數色

益破旅愁疑會欲散旅愁之疑結焉彫刻初誰料謂其詩彫

能輕料之此蓋以造化言之也楊纖毫欲自矜謂其詩纖毫皆

神融躡飛動列子黃帝篇心凝戰勝洗侵陵妙取筌蹄

棄言詩之妙不拘泥也易得魚忘筌得兔忘蹄言其詩無敵也高宜百萬層言其詩之高不

萬乃自白頭遺恨在甫自青竹幾人登青竹青簡也猶書於

迴首追談笑勞歌跼寢興以追懷劉使君之談笑故勞我之

不得年華紛已矣世故弄相仍方遭安史之亂而後有吐蕃

多刺史諸侯貴乃古諸侯之貴也郎官列宿應宿音秀甫

書工部負外郎也後漢本紀明潘生駿閣遠駿閣謂閣下羅五

謂天子賜詔褒崇也前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詔稱揚

錫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循吏傳序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金書勉勵

增秩賜金乳贖號攀石贖字犬切此下皆甫自叙夔州山居之窮僻

後漢方術傳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濟

南孫邕少事之有書百餘卷藥數囊

遂有胡僧之問矣按曹毗志怪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瓦土

卒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請問西域胡人至後漢

明帝時外國道人來有憶胡言者乃以灰墨問之胡

人答曰天地大劫將及則劫灰此乃劫灰之餘也

謂老嫻之故父馮烏皮之几也齊謝朓有詠烏皮隱几詩取則龍光

日非曰趾獻光儀勿言素章素白紗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

簪稀白帽稜白疑作卓刀筆之識也謂髮林居看蟻穴焦

易林蟻封戶穴大雨將

集博物志蟻知將雨

野食待魚曾筋力交凋喪飄零免

戰兢皆為百里宰其時皆可以為百里宰也正似六安丞瑄

罷相甫論其无罪忤旨肅宗而出故自比之桓

譚也後漢桓譚數言事忤旨出為六安郡丞

駕切此亦言修鍊之術也姪女謂水銀也漢魏真人參同契河上姪

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染塵垢真一子注河上姪女即是真水也

又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則并漢真人金丹訣曰姪女隱在丹砂中

注姪女承也道家四象論西方庚辛金淑女之異名故有姪女黃婆

嬰兒之號清虛子姪女居人精海本尊稟性論水銀君殺金銀毒姪

女也朱砂中依李太白送推十一序素受寶訣為二十六帝外臣常採

姪女於紅華收河車於清溪與

昭夷服勤於火之業矣矣

道遙遊篇上古有大椿者以

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莫慮杞天崩列子天瑞篇杞國人

寄鍊骨調情性張兵撓棘矜喻言血氣以為營

養生終

自惜言修養之術終自愛伐數必全懲數一作叛恐非謂嗜慾

惜也嵇康有養生論

伐數必全懲

乃伐壽數之斧必當懲

數

乃伐壽數之斧必當懲

數

乃伐壽數之斧必當懲

數

戒政術甘疎誕詞場愧服膺甫自謙之言以為不若劉使
庸得一善則拳拳君也中庸回之為人擇乎中
服膺而勿失之矣君之政比之魯侯也割愛
酒如澠甫平生所嗜在酒今以消渴咄咄寧書字世說商中軍
長安終日常空書左氏傳有酒如澠咄咄寧書字世說商中軍
揚子問明篇鴻飛冥冥弋人謂鴻飛冥冥為避矰之故喻甫
何莫焉注莫取也或作慕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謂白鳥
蚋也此以白鳥青蠅喻佞人之謂君子也謂在江湖之間天地之內
難逃乎蚋蚋之所嗜青蠅之所按大戴禮夏小正君身養羞注
白鳥養羞蚋蚋之所嗜青蠅也謂之身者
重其養也羞進也凡有翼者為鳥注蚋蚋一名丹良一名
丹鳥腐草化之食蚋蚋也詩小雅青蠅刺讒也鄭氏箋蠅之為蟲汗
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交亂善惡也韓愈有詩蠅蚋滿八區可與
尺力格秋風九月至掃不見蹤迹寓意亦同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遁逃犬戎指吐蕃牧馬不敢侵臨洮賈誼

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前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後漢志臨洮縣名故城今在岷州唐之隴右道洮州也渭水逶迤

白日淨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後漢志五原郡本秦

北庭數有關中使九原武帝改五原屬并州十道志五原屬鹽州即漢五原郡地寰宇

似聞贊普更求親吐蕃遣使來朝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散處何湟江岷間其俗謂強

寄董卿嘉榮十韻雄曰贊丈夫曰昔故號君長贊普今西域有贊通者即贊普之聲訛
而為籤通也按乾元元年肅宗舅甥和好應難奔唐書贊普遣
以幼女寧國公主下降回紇言甥先帝稱舅顯親也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外舅也郭璞注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婿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一女是也

聞道君牙帳牙帳謂牙旗也或謂防秋近青霄謂西山三城

下臨千仞雪西川記上有積却背五繩橋謂西山三城

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三歲吐蕃連入寇故用兵

大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大羊喻吐蕃為患之

而晏朝也

尚蕭猛將宜嘗膽猛將謂董嘉榮也史記越世家吳既赦越

柳膳飲食亦嘗膽龍泉必在腰龍泉必在腰龍泉名越絕書楚王召風

遭活辱書有三輔黃圖言月窟可焚燒月窟指言吐蕃也會

取干戈利此戒董卿之碎干戈利則無令斥候驕謂其抗軍號

居然雙捕虜後漢光武拜馬武為捕虜將軍自是一嫖姚前

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為票姚校尉服虔注曰音飄搖顏師古曰

票姚勁疾貌荀悅漢紀字作票鴉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

字耳余詳味此詩必是再用落日思輕騎高天憶射鵬北史

董嘉榮為將故用此之馬霍落日思輕騎高天憶射鵬斛律

金子光見一大禽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而下乃雲臺畫形像

鵬也邢子高嘆曰此射鵬手也人號為落鵬都督皆為掃氛妖此所以激昂董卿也後漢顯宗圖畫二十八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楚地暖其搖落也小小而已碧色見松林百鳥

各相命周書時訓鵠始鳴通卦驗鵠伯勞也鳴孤雲無自心陶

猶紗帽朱絃謂朝服而紗帽則隱者之新詩近玉琴功名不

早立衰疾謝知音疾一作病淮南脩務訓師曠之哀世無王

祭終朝學越吟史記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思而疾楚王曰舄

不否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

楚聲人往听之尚越聲也王粲登樓賦莊舄顯而越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謝玄暉詩既歡懷不道含香賤

其如鑷白休鑷王年五歲

後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於此也

其故僚友取其藥驗之無不嗤笑

柳謂秋蕭索倚朱樓索一作縶馬行顯志畢娶何時竟結

高士傳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遁不仕為子嫁娶畢勸家事斷之不

夢相関當如我死矣康吉山傳書亦云尚子平按後漢向長傳長字

子平男女嫁娶既畢乃勸家事幼
相與余謂尚向不同未詳孰是
消中得自由昔司馬相如豪
華看往古豪一作榮更信見遊春人詩金穴盛服食寄冥搜
天合賦遠寄冥搜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方欲修南下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寒魯逕添沙面出端減石
稜生菊藥淒踈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傍
簷楹楹柱也傍尚簷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
州

大賢為政即多門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

廟卧龍無首對江濱徐庶謂曹操曰諸葛孔明卧龍也

孤鴈甫值變亂羈旅南土而見於詩者志常在於鄉井故托意於孤鴈也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一作羣上誰憐一片影相

失萬重雲鮑照鳴鴈行齊飛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羣亂望盡似猶見哀多

如更聞野鷄無意緒鳴噪自紛紛此譏不我知而徒肆譏二者

黃草峽中記三峽劍側多生黃草虎豹資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人行稀黃草峽在陪州峽之西則

蜀中矣言水行之船不歸陸行之人稀少此所以致疑道路之梗塞也秦中驛使無消息京

通也蜀道干戈有是非言崔甲之徒為亂也萬里秋風吹錦水

兵革之亂因對景感之而有作也誰家別淚濕羅衣行

被圍物謂劍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莫憑心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

冠也叙入

白鹽山荆州記魚腹有白鹽崖土人見其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
天白榜千家邑言縣額以白為牌耳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
刻畫竟難傳欲以佳句專諫白蓋之狀金加刻畫終難傳播所以重言其難措辭也矣

覆舟二首

此篇譏玄宗好神仙豎陽郡秋責丹砂姽女以供燒煉之用而從命者乃沉其舟也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墮石翠羽共沉
舟羈使空斜影羈旅也此句寫出押船使龍宮閱積流罪流之為孽也世言覆舟之物多為龍宮之所聚耳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竹宮時望拜

前注禮樂志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立使童男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南然動心桂館或求仙前注郊祀志人可見上往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欲如緱氏城致脯棗

人可見上往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欲如緱氏城致脯棗候神人願而古音又飛姽女凌波日寓言神女之降也拒帝廉及桂館二館名也時童謠云何間姽女能

數錢餘見寄劉伯華詩注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神光照夜年此兩聯謂祠享而神降之也

徒聞斬蛟劍謂報无劍以斬蛟也呂氏春秋荆人飲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幾沒飲飛赴江刺蛟殺之乃使者
得無復爨犀船謂覆其舟也晉温嶠宿牛渚磯下爨
隨秋色迢迢獨上天上天以言見帝然則使上者之情為可嗟矣

懷灞上游

長安志灞水在長安縣東二十里

張望東陵道

東陵道指長安東門外也蕭何傳乃召平故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世謂東陵瓜平

生灞上游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離別人誰在
誰或作魚甫懷昔與同遊灞上之人今既離別復誰在乎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
詩欲明今古意江漢一歸舟古詩天際識歸舟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六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七

大曆元年在夔州所作

存歿口號二首

四子皆遊於藝故用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

道士席謙其人善彈碁後漢梁吳傳吳能彈碁注引藝經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

先列其相當更先彈也其碁局以石為之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車最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挑子厚亭用二十四其者即此畢曜仍傳舊小詩善為小詩玉局他

年無限笑

笑魯作事搜神記昔有人騎入南谷山中見一小池橫石橋遂驟馬過橋見一少年臨池奕碁置白玉碁局見

騎馬者拍手負局而走白楊今日幾人悲

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負局而走

我而已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

甫自注高士棗陽鄭虔善畫山水曹

霸善畫馬天下何曾有出泉人間不解重驪駒言無人珍重而藏其畫也



日暮

牛羊下來夕詩日之夕矣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

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滿秋原一作滴秋原一作滴秋

根爾雅擇地廣乎曰原沈休文宿東園詩樹頭鳴風騷草根滴露頭白明燈裏何須花燼繁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近飲一作遠一峽雨落

餘飛鳧鴈終高去鴈陳作鶴謂鳧以熊羆覺自肥謂熊

晴而便於求食也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謂沈休文異骨

降松喬兩都賦庶茲喬之羣類注謂赤松子王子喬也張衡思玄

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晉皆命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

雨上下又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

人浮丘公接以上崧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

七月七日待我於織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到奉

手謝時人北部初高選王掄初官得京畿尉也故用北部事北

東堂早見招言得進見天子也丹陽記東堂西堂亦魏制周之

誥曰卿自以為何如誥對曰臣幸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蛟龍纏

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可以見東堂乃臨幸廷見賢傑之處也倚劍

龍纏繞其所倚之劍也鱗鱗漢庭久謂任職中年胡馬驕謂安史

而鳳凰降戈闔兩觀寵辱事三朝謂明皇肅蜀路江干窄彭關地

理遙彭關屬彭州有兩解龜生碧草謂彭州官解去諫獵

阻清霄謂時有諫書獻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言掄

州而參成都節將軍臨氣候指言撫戎猛士塞風颺指言

度之軍謀也井滌泉誰汲滌一作滿息列切易杜之九二井滌不食

烽疎火不燒凡烽火所在必先論井泉如有警必頻舉烽燧今

所致而前等詩多自暇前漢之王方食張良隱几接終朝去聲讀

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翠石俄雙表謂刻碑以表墓也寒松竟後凋謂有剛節不

也論語贈詩焉敢隊謂不敢以其死而發詩篇染翰欲無聊謂不

而情无再哭經過罷謂南州則南又再哭焉離魂去住

聊矣銷離別之塊或去夔州之官方玉折謂赴彭州之任而死如玉折也寄葬與

萍漂謂寄殯如萍曠望渥洼道謂歸櫬所經之道也漢乘微

河漢橋謂歸櫬所歷之橋也淮南子夫人先即世左氏傳子朔

天即令子各清標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秦城近斗杓

遙切柄也馮唐毛髮白甫又自喻歸興日蕭蕭甫因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二首

碧草逢春意一作違別沅湘萬里秋前注池要山簡馬

與與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

日山公出何許在至高陽池月靜使公樓一作淨音使亮在

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亮徐曰諸

君可往老子與復不佞便據胡床与浩等談詠竟夕磨滅餘篇翰

尚書序其餘平生一釣舟此聯甫自言也牛僧孺閑居文高唐

寒浪減後漢第五倫傳任高唐縣屬平髮髯識昭立謂高唐

東而恨裁則可以行故能發髯望昭立而識之荆州圖記當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迳誰道避雲蘿

既開竹迳則其逕頭豈官序潘生拙潘生所以比鄭監蓋言

賦拙者絕意於寵榮之事才名賈誼多一作傳本傳賈誼年

召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畫捨舟應轉地轉

暫阻蓬萊閣阻一作住終為江海人鄭為祕書監即侯之東觀後洪東觀書文字武帝東觀

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今揮金應物理讀平声張叶字景陽二疎詩昔在西京時

朝野多歡娛謂二東都門羣臣祖二疎朱軒羅金城洪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余按前歲疏廣傳

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上疏乞骸骨歸老上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既歸日具酒食請族人賓客相與娛樂又古樂府煌

煌京洛間揮金留客坐饌玉待鍾鳴拖玉豈吾身潘岳西征賦飛翠綵拖美莢秋

萼滑音純水菜也盃凝露菊新陶潛詩秋菊有佳色裛露綴其英後此忘憂物遠我達世

情一觴雖獨進盃盞重復傾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言鄭君賦詩分象則佳句莫也

願頻有之乎

秋清

高秋蘇肺氣甫有渴疾也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

悶掃除後漢陳蕃閑處一室而庭宇並穢薛勤來候之謂曰何不掃

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此言夔州宴集非昔日遊賞之地也老翁難早出

賢客幸知歸舊果黃花賸石證切新梳白髮微謾看

年少樂忍淚已霑衣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盃中酒獨酌一作少飲抱病起登江上臺起一作豈竹又作独

葉於人既無分竹葉謂酒名也甫因掃疾戒酒雖酌而竟不飲也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張協

七命乃有荆南烏程潏此竹葉瘦菊花從此不須開荆楚歲時信詩三春竹葉酒一曲鷓鴣絃

高飲菊殊方日落玄猿哭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声淚霑裳舊國霜前

白鴈來楊文公談苑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乃來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弟妹蕭條各

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謂干戈与衰老相逼也

舊日重陽日傳盃不放盃即今逢鬢改但媿菊花開

北闕心長戀謂不忘君也西江首獨迴朱黃晉難得一枝來唐制九日賜宴及茱萸

舊與蘇司業謂蘇源明也兼隨鄭廣文謂鄭虔也采花香泛泛

一作漢，坐客醉紛紛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

兩冥漠謂蘇鄭俱亡而已又流落也顏延年詩衣冠終冥漠西北有孤雲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

故里樊川菊樊川在杜曲登高素澹源所簡水名他時一笑後

笑王言節物依然而巫峽盤江路終南對國

門終南山也繫舟身萬里古切伏枕淚雙痕巫峽終南相去萬里於流

落之際而又卧病則羈苦可知矣為客裁烏帽讀去聲唐與服志隋貴臣多服黃文綾袍烏紗帽九環帶其後烏

紗漸廢貴職從兒具綠樽沈休文詩賓至下塵榻要來命綠樽佳辰對羣盜

對一愁絕更堪論當盜賊充斥道路阻絕於異鄉逢此佳節固多愁感也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

下屈原力歌風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歌長作客百

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

謂以肺疾而戒酒也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張景陽七哀詩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樹

胡虜千秋尚入關謂祿山昨日玉魚蒙葬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

宮宣政殿此殿初就每夜夢見數十騎衣鮮麗游往其間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甚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成太子死葬於此明

奴等曰按漢書成與七國反謀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今在東北入地

文餘我死時天子歎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棄也明奴奏聞有勅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死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

蓋自是其早時金甌出人間金甌當作玉甌但甌五魚字故改

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巳思卿之意其略曰甲

有崔少府墓盧充因獵逐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崔乃命小女粧飾於東廂與充相見成婚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娠生男則

當留之贈充衣衾送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墮
車水浮乍沉既達于岸充視其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
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及金盞一枝俄而不見充詣市賣盤崔女
姨曰我妹之女未嫁而三贈以金盞著棺中余謂漢朝陵墓蓋用茂
陵故事也但金玉字不同以盧充故事復有金盞或者疑之故也右
四句所以激怒諸將也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自以對南山千秋
萬歲之固矣及胡虜見秋汗馬西戎逼去聲曾閃朱旗北

斗閑前四句既有胡虜發掘家墓矣今河隴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
不知憤激速來長安禦戎也長安號北斗城耳或曰閑一作殷

謂甫父名詩不應用閑字然按集又有翩翩多少材官守涇渭

漢材官蹶張將軍且莫破愁顏為將軍者當以防寇為念

韓公本意筑三城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三壘相

自是突厥不擬絕天驕拔漢旌前漢匈奴傳自稱為天之驕子

翻天豈謂盡煩回紇馬下翻然遠救朔方兵至德元年載

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胡來不覺潼關隘紅切

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胡謂安賊也言潼關非不隘也而龍起猶

聞晉水清晉水者河北也乃安賊所起之地也龍起猶獨使至尊憂

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洛陽宮殿化為烽洛陽河南府也曹植詩洛陽何寂寞宮殿盡焚燒休道秦關百

二重前漢高紀田肯賀高帝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勝之固也帶山

滄海未全歸禹貢劄門何處盡堯封滄海指山東

盜賊所朝朝廷職誰爭補誰爭補一作雖多預非是此非朝廷

維仲山天下軍儲不自供謂鄧國不修貢職須稍喜喜臨邊王

相國舊注謂王紹也余攷之新舊唐書皆不書王紹廣德二肯銷

金甲事春農

迴首扶桑銅柱標後漢馬援傳光武拜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

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樹長數千之二真真其氣侵未全銷

越裳翡翠無消息後漢南蠻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

而獻白雉異物志翠鳥形似燕後漢賈琮傳南海明珠久寂寥交趾多珍產

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黃鉞出討之軍次妹錫曾為大司馬後漢與服志侍中冠武弁

江寧帝親饒于郊貂尾為飾謂之總戎比日挿侍中貂大冠加黃金璫附輝為文

趙惠父冠也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忠

作良此深責諸將邀功徒享高爵厚祿今天子冒風雪於外郡國不修貢職而來所賴者正在諸臣輸忠以翊贊朝廷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此篇專言嚴武也甫以去年夏離成都平峽

清秋萬壑哀甫至夔初見秋也殷正憶往時嚴僕射謂嚴

武也共迎中使望鄉臺武鎮蜀辟甫為參謀望鄉臺在成都主

恩前後三持節武第一次於六月專以節制四川阻徐知道反不得

進第三次廣德二年朝廷方正以兩軍令分明數舉孟益色角

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門侍郎來也軍令分明數舉孟益西蜀地形天下險左思蜀都賦臨谷為塞因山安危須仗出

羣材安危謂安其危也按集有八哀詩詠武曰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正此意也

月

四更山吐月費昶首中聞擣衣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

更信鏡詩玉風簾自上鈎謝玄暉詩風簾入雙兔應疑鶴髮

甫自言蟾亦戀貂裘又自言斟酌姐娥寡後漢天文志注引張

老也藥於西王母姐娥竊之以奔月遂托身於月是為蟾請無死之

弄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服之恒娥竊以奔月許慎注恒娥弄妻弄請不

死之藥於西王母未服之恒娥竊以奔月許慎注恒娥弄妻弄請不

食之得僂奔八月中為月精也天寒柰九秋李商隱詩姐娥

海滄天夜夜心上白帝城華陽國志蜀先主征吳還薨於巴

城峻隨天壁謂城之高乃天然自立之石壁也或曰天壁樓高

望女墻望謝作更釋名城上垣謂之女墻言其卑小比江流思

夏后禹貢岷山東別為岷風至憶襄王宋玉風賦楚襄

宮宋玉景差侍有風嫺然而至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

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後漢公孫述傳述字子陽使人詠稱
時其地險眾附自立為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述自
立為天子號成家左思蜀都賦公孫述躍馬而稱帝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謝靈運詩林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

月浪中翻何遜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詩鶴鶴追飛靜作盡豺

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別崔湜撰吏因寄薛據子雲卿內弟湜赴湖

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志士本惜妄動而受知之深則難

如何父磨礪但取不磷緇謂如以父磨礪卒礪使以為利乎

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風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荆

州過薛孟過晉為報欲論詩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云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凄惻

斯人指張芝也善草書號草書中之聖人自斯人既亡其書悲風

生微絹潘安仁詩凱萬里起古色謂有古人鏘鏘鳴玉動

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魏文帝詩下湏漲與筆力皆

草書之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

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水盡晉衛瓘書勢曰伯英家之

年思轉極法意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後未知張王後

誰並百代則張謂張芝王謂王逸少也張懷瓘唐六帖書論草

少換益合宜其於精熟揚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

識謂張旭之逸氣感揚監嗚呼東吳精唐文藝傳張逸氣感清

謂愛念昔揮毫端旭本傳嘗酒每大醉不獨觀酒德醉書

尤入神非獨可以觀酒德且知旭有以因書悟道也按集有飲酒八仙歌張旭三益章聖傳是也又李頎有詩贈旭云皓首窮章隸時稱精大湖

揚監又出畫雁馬十二扇

謝赫畫評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氣用筆

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故塌寫畫家亦所不廢張彥遠亦曰古時好塌畫十得七八御府塌本謂之官塌今公所談蓋塌馬紹正畫本也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八年為戶部侍郎各畫記紹正尤善畫鷹鵠及其形態皆用脚爪毛彩俱妙朱景元畫漸焉監各手居妙品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向或疾禁千里馬

逸氣敵萬人將勇健也憶昔驪山宮後漢志京兆新豐有驪山杜預云古驪戎

冬移含元仗含元殿名仗謂天子儀仗也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

王况切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文宗於太平盛時常以每

手獵劉氏小說玄宗每御含元殿令列仗於殿兩旁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尤俊異帝人則置之駕前號决雲兒粉墨形似

間識者一惆悵千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

兔會是翻韉上此四句蓋傷無人掃除兇惡也狡兔指崔肝輩

此係在雲安 大曆元年作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離騷洞庭波永

夜攬貂裘動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惜功名未遂而身老也

甚有含蓄者也鄭雲叟曰相者尋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公之意自比於老馬雖不能取長途而猶可以知道解感也韓非子管仲盟朋從相公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感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或曰淮南人間訓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

而賜之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為也東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尚

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三十韻荆州記劉郎

南征為客久謂其客寓江陵之久也西侯別君初西侯謂秋郊西成歲

滿歸見鳥以薛明府比王喬之為今也王喬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

車騎密令太史同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鳥自東西飛來於是候鳥至至羅羅張之但得一雙鳥焉秋來把鴈書

言薛明府應得其兄薛尚書之書也蘇武傳漢使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係帛書荆門留美化

荆門謂荆門軍也十道志荆州江陵縣姜被就離居以姜

也後漢姜肱字伯維与弟仲海季江俱以薛報國餘甫自謂公頃奉使和吐蕃今按大曆報聘曰戶部

我魯言曰唐口之於吐蕃初妻以金城公主而叛服不常至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來聘於是戶部尚書薛景仙往報今薛尚書是耶

連枝不日並言薛尚書与薛石首不日相八座幾時除

或林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一人謂之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一往

僕一令為八座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及令為八座唐与隋同

者胡星亭拍言祿山也天官書恭惟漢網踈假漢以美唐也

法二章細備吞舟之魚風塵相演洞頃胡孔切洞徒惚切鴻蒙

乃除二族罪祿言令淮南精神訓未有天地天地一丘墟言人民寡矣而殿瓦為鳥

拆魏文帝受殿屋兩官簾翡翠虛劍陳摧傲道西都賦周以

微道魏文帝受殿屋兩槍巢失儲胥擿力軌切揚雄長揚賦木擁槍巢以為儲胥類

以為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千羊切親賢病拮据拮据切

而宮殿之毀也文物陪巡狩言薛尚書昔曾隨玄親賢病拮据拮据切

抹据拮据切謂皇子流離多辛苦也詩幽風予手公時呵猱猱猱切

點切猱猱類首唱却鯨魚鯨魚大魚也喻強敵

也爾雅猱猱類首唱却鯨魚鯨魚大魚也喻強敵

京觀執力恆宗蕭相材非一范材非一范

唯以范唯比諸名將也公指薛尚書時首唱大義以討賊破強敵

客卿卒聽睡謀使五大夫胡剛切太行血

走浚儀渠渠儀渠即汴河函關憤已據函關乃函谷之關據紫微臨大

角晉天文志紫微大帝之座皇極正乘輿言肅宗還京師也

邕獨斷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乘車輿以行也賞從頻我冕宗中與行賞也左氏傳

信二十四年晉殊恩再直盧直戶謂直殿房也甫自注曰公舊

豈惟高衛霍言其旌賞武功如漢曾是接應徐言其禮敬

媿之應休璉徐公幹也降集翻翔鳳喻薛之兄弟如鳳之翔翔也賈誼賦

追攀絕眾祖言均蒙其賞而无不獲者列子黃帝篇宋有養狙公

怒俄而曰若若朝四而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美薛公

暮三足乎衆祖皆伏而喜武兼備侍帝廟堂以文章言之則雙鑒澈勞懸鏡甫言豈家尚書

倍宋玉以武略言之則兩過穰苴也如鏡之懸也晉衛瓘見樂荒蕪已荷鋤甫自昔從事於翰墨今

廣奇之曰此人之水鏡也

嚮來披述你重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雲亦卷舒

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應訝耽湖橘潭州有常餐

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見上藥餌扶者萬里狎樵漁楊子淹

投閣見子雲識字鄒生惜曳裾鄒陽書何王之門但驚飛

熠燿東山詩熠燿西行不記改蟾蜍張景陽下車如昨煙雨封巫

峽江淮畧子孟諸子孟諸九湯池雖險固雖然險固不可持

遼海尚闐淤弩力輸肝膽休煩獨起子論語契子

杜工部詩第二十七卷終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八
大曆元年自赤甲遷瀼西所作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

也廣雅課第也

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

下孟切周禮地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鄭康成云陽木生南山陰木生北山秋官司寇旅氏掌攻章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冬官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時注材在陽則仲冬斬之在陰則仲夏斬之

正直佺然

待鼎切

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

是缺是補載載篠蕩

先子切小竹也禹貢揚州篠蕩

伊仗支

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瓜牙之利必

昏黑控突

控突觸也漢孔融控突宮掖

夔人屋壁列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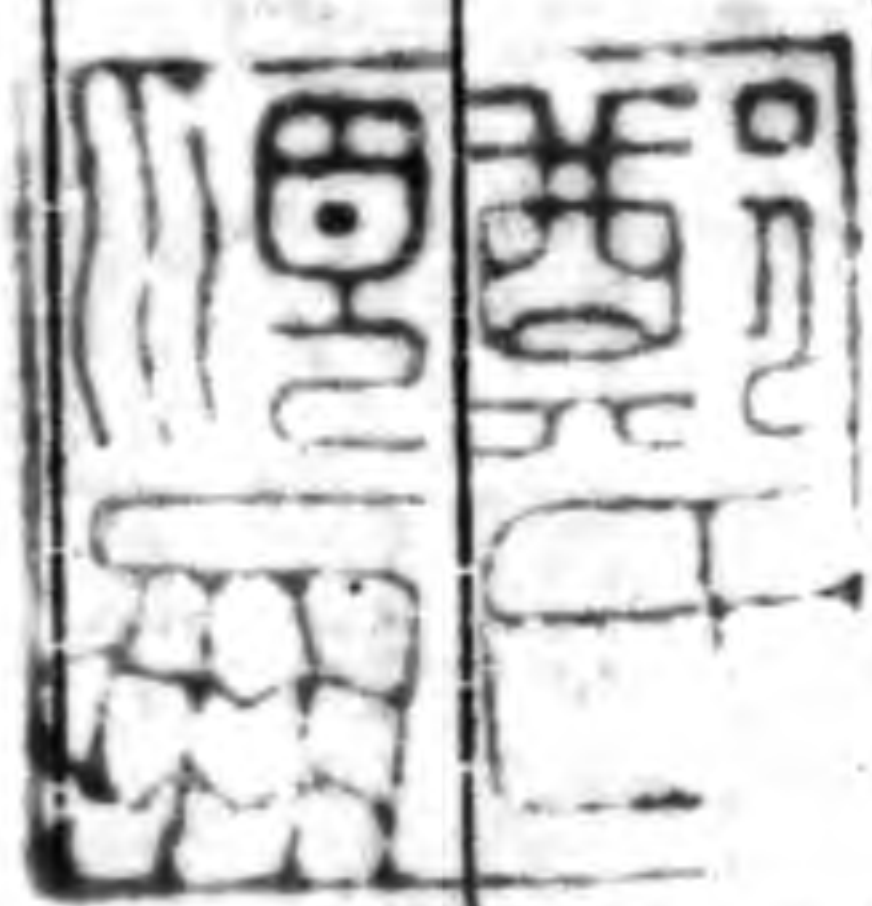
白菊

列一作例菊或作桃菊蒺之屬也

鏝為墻

謨官切

實以竹示式遏



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之徒憂一作齒

鬼篇黃帝至於襄城之野適遇牧馬童子請問為天下小童子徐無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苟

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誦武一文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奴一作童清晨飲其腹腹一作腸持斧

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幽木題人有四根已亭

午下山麓山足曰麓天台賦義和亭午尚聞丁丁聲詩小雅伐木丁丁功

課日各足蒼皮成積委積委多貌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

籬籬才當杖苦虛竹竹織籬跨乎居而遮防猛獸也空荒

咆熊罷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謂荒野

豹食人黨不知禁制必為彼城中賢府主美饗之守帥也處貴如白

屋謂不以驕蕭蕭理體靜謂為治清靜勿擾也蜂蠱不敢毒謂不敢

害人民如蜂蠱之毒愛民之至也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謂變人插植藩籬以防虎患也

泊舟滄江岸滄一作登以客慎所觸所或舍西崖嶠壯雷

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屢一作累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

執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

寒共給酒一斛南之舟自蜀來泊止于此要當戒慎無觸此禍

修葺是以課隸斬木取竹以為扞禦之備爾曹拍信行等冒熱往取竹木宜有以勞之之菊伊迺給酒一斛報其勞仍以慰微寒尔

園人送瓜栢公鎮夔遣送

江間雖炎瘴瓜孰亦不早南地多炎瘴瓜宜早熟今亦不早

至栢公鎮夔國栢中丞滯務茲一掃茲一作資食新先戰士

謂嘗新而先与戰士少分甘美其能恤共少及溪老溪一作窮謂

及甫傾筐蒲鴿青蒲合切筐竹器也謂滿眼顏色好竹

竿接嵌竇竇大透切泉竇也引注來鳥道鳥道乃飛鳥

浮沉亂水玉變俗無井以竹簡相接引岩泉於屈曲鳥道之間

晶也列仙傳赤
松子服水玉
愛惜如芝草
甫病渴得瓜甚喜愛之如芝草也

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帶除
帶丁計功秋仍

看小兒抱
抱管作飽謂可
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
昔秦

故侯種此何草草
今園人非故日之東陵侯避地以自給然能

信行遠修水筒
引泉筒也

汝性不茹葷
葷許云切臭菜也莊子人間世
清靜僕夫內

秉心識本源
本一作根
於事少滯

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
謂水筒為碎石所

往來四十里荒險崖石大日曛驚未食
作食

貌赤愧相對
怒其冒暑
浮瓜供老病
修竹筒

裂餅常所愛
愛乎信行者也故繼以答恭謹之言

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
見其恭謹可以辨殿最上功曰

詐要方士符
今信行修筒引水相濟不

何假將軍佩
昔李式師拔

用意靖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北大江北
一作梳大江
百頃平若按
謂百畝也
六月

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揮蒺藜適云已引溜加漑灌更僕

往方塘
更代也方番相代往視田也禮記
决渠當斷岸
水大

日未暇食
憐其飢也
貌赤愧相對
怒其冒暑
浮瓜供老病
修竹筒

止渴疾也
裂餅常所愛
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
見其恭謹可以辨殿最上功曰

最下功曰殿信行之勤
詐要方士符
何假將軍佩
昔李式師拔

其利也昔蘇耽開井天下以濟人井無水投符井中
或有水詳見前

注或曰神仙傳葛玄嘗船行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或問此符之驗
能為何事玄即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上

泉飛取蒸整衣服拜
行諸直如筆
謂引水筒相接直
用意靖

井巧泉出洋見前注
行諸直如筆
謂引水筒相接直
用意靖

隙此甬距還汚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危又恐籠柵間
隙以過甬瓜汚漫於几席故可悔我乎宗文詳為措置句如
所謀螻蟻可寬其死而雞亦不為孤貉所害亦得其便也
各長幼自此均勅敵壘也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
益詩見籠柵之有制度近譬諸身其損益之理亦莫不然明明
領處分一二當剖析宗文宜領吾處分當剖析分不昧風
雨晨雞能司晨風雨不渝詩鄭風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
喜亂離減憂感甫當亂離之際而能守其法度則憂感鮮其流
則凡鳥其氣心匪石雞雖凡鳥善開耿介有氣甫不改其度
也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一作及撥除也謂雞如
疾也莊子未似尸鄉翁劉向列仙傳祝雞翁雞人居尸鄉山下
若冰將釋未似尸鄉翁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
上書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致身去
之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止其旁後漢地理志王
師有尸鄉子道志尸鄉屬偃師拘留蓋阡陌阡陌田間道也尸鄉翁養雞之多
不須籠柵推拘留瑣蓋於阡陌之

間今甫未能似之也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崗爾雅釋山挽

葛上崎崿崎崿公奇切望望延駐目飄飄

散踈襟替鱗恨水壯水壯非鱗所居喻去翼依雲沫

山有陰翳翳力輟切不似也地雖廣大然盜賊縱石椽遍天下

水陸兼浮沉椽音原本名其子如考窮其皮可以禦飢時天自

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自

園暗戎馬謂長安之家骨肉失追尋謂弟妹逃難分散也准

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死首立不忘本也老

屬連也

登隴首山施遷至蜀又自蜀至夔或迫山或依水浩遠至今凡十年亂離未平故傷之是以不免為鱗去翼句避禍亂故也

昔生長塊 志士惜白日 功名未立恐老之將至也 又安藉黃金 傳休奕詩志士若日短
謂費用 敢為蘇門嘯 晉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
而退至半嶺間有聲如鸞鳳之音乃登之嘯也 又世說蘇門山中有
真人推伐者阮籍往問之 乞然不應籍對之長嘯籍還半嶺聞上嘯
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俗 庶作梁父吟 甫不敢以真人自居但
耕龍向好為梁父吟 效諸葛軒吟而已此謙

雷

大旱山岳焦 莊子道遙遊篇大旱金石 定山雲復無雨 一作密

南方瘴癘地 唯此農事苦 封內必舞雩 謂邦

早禱雨使童男童女歌舞以祭神也 峽中喧擊鼓 峽中風俗大

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 真龍竟寂寞 土梗空

俯僕 樞謂鞠躬以求乎神也 吁嗟公私病 稅歛缺不補

故老仰面啼 瘡痍向誰數 無以供稅歛鞭撻成瘡痍也 暴

厄或前聞 暴步木切 烏光切 厄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

雨而暴人之疾子室母乃不可左傳傳二十七年夏旱公欲焚巫厄

威文神曰非旱備也巫厄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 鞭巫非稽古

暴厄鞭巫皆不苟古制苟惟 請先偃甲兵 勉分聽人主萬

邦但各業一物休 盡取水旱其數然 堯湯免親親

偃息甲兵人物業賦斂無盡取於民 儻遇水旱歸之天數如堯有

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不為災 此陰陽之常數也 莊子秋水篇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 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

食化負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 捐瘠者以畜積多

而備先 上天燦金石 屈原招魂篇十日 羣盜亂豺虎 盜賊如

豺二者存一端 愆陽不猶愈 今上天作旱流燦金石盜賊吞

過氣萬弩 言風 復吹靈翳散 言雷 雖鳴將欲雨 又為風所吹

陰而風

虛覺神靈聚

以為雨風既吹散 靈聚而靈聚

氣唱腸

胃融於散切汗滋衣裳汚汚一腐吾衰猶計拙失望

火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

變俗旱則擊鼓焚山意爆嵌魑魅泣皮教切謂火爆嵌崩

凍嵐陰昡侯古切日光也謂互寒之如亦為羅落泝百泓

泉為火所灼皆如鼎沸也根源皆萬古萬古作太謂變俗焚

青林一灰燼言材亦多之色雲氣無所處言雲氣無所歸也

無憂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掉勝

煙柱河掉一作河淡勝一作騰煙柱謂燭也勢欲焚崑崙謂火

盛欲燒崑崙崑崙也山海經光彌燄洲渚香斬切火也謂火光弥

崑崙在西此高萬仞小洲曰渚腥至焦長地聲吼纏猛虎聲吼一神物已高

飛不見石與土不一作只衣物指言袖龍也變俗焚山欲驚怖

惟石与爾寧要誇譎讀平声憑此近燄侮謂為此幸者

士而已薄閔長吏憂甚味至精主薄閔近及郊閔

也長吏憂恐火勢延及然則為民主者要當以精誠上遠遷誰撲

格庶幾化禍為福今乃焚害草木昆差豈不昧於理乎流汗卧江亭

滅書盤庚上若火之燎將恐及環堵儒行儒有室更深氣如縷深恐火勢不正亮及環堵者之室用抱涓疾况遇旱

雨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

淒淒生餘寒般般兼山雷譙於謹切雷聲白谷變氣候

朱炎安在哉白屬秋朱屬夏謂夏得高鳥湿不下居人

門未開楚宮又已滅幽珮為誰哀佩謂神女所鳴之佩也

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昔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侍臣宋玉

而書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神女也聞君遊高唐願薦寢席又神
女賦楚襄王夜寢夢與神女遊其狀甚麗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用古
不樂帳然未忘夢而謂昔先王
乃指懷王今欲以為襄王
實實翠龍駕駕謂神女所乘之
雷頊之方雨冥之高
唐賦虬為旌翠為駕
多自巫山臺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峽中倚山居下臨不測江謂

山面中有萬里船往來多万里之舟也多疾紛倚薄謂事

詩拙迫也謝靈運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嘉名

賢嘉一作喜謂孤陋忝未戚等級敢比肩比肩有人生意頗

合頗一作喜謂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僕三日共一筵賤不敢比

有李丈然李丈志意相投今李用為連袂之揚論展寸心劉琨

論敏壯筆過飛泉言可詠下筆成篇文如春華不若男泉玄

成美價存此以韋之明經才李丈也前漢韋賢子二孺進授宣帝

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子山舊業傳信字子止父有吾為梁太子中庶

子掌書記徐陵及信並為抄撰李士信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不

聞八尺軀常受衆自憐昔韓信軀長八尺漂母哀而且為

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回白帝棹南入黔陽天其

黔陽屬武陽郡南自峽中南入黔州志所屬右扶

風沂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按舊唐書迥出諸侯先封內如

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一作金莖掌一作金掌露

故事漢武建章永靈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

骨飲之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莖西京賦立修莖之仙

掌承露表之清露正直朱絲絃鮑照詩直如朱絲繩昔在堯四岳

今之黃穎川以堯之義和漢之黃良也于邁恨不同所思無

由宣遠行曰邁此別之後莫為相思之情也山深水增波謂謂李

山水之解榻秋露懸後崇李番傳番為梁安太守郡人有周瑒

致馬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又徐輝傳陳番為太守游雖云又
守在那不接賓客唯徐輝來持設一榻去則懸之
主要月再圓要陳作恩要讀平昔陳番設榻以待甫正當秋月前
以客遊既父為祥主人更要去則懸之今李文解榻懸榻以待甫正當秋月前
月再圓言挽留之誠意也長集風清亭
篇徐陵醉中作白雲出遠嶠詩明日酒醒讀之丈夫貴知己
相知貴相知已知已乃知心也歡罷能念歸旋
李之於甫真為知心之交也歡罷能念歸旋
借別之意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才用功王洙曰韶比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

令弟尚為蒼水使美杜韶為開江使也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
代聖人所記因夢見赤髯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
子斯故來候之謂禹曰欲得止神書於黃帝之岳山之下禹退齋
三日庚子登死委山得金名家莫出杜陵人
簡玉字之書通水理也長安有南北杜
兩都賦有口南皇杜霸比眺五陵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注七相謂丞
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

人五公謂太尉田蚡長陵人太司馬張安世司空朱比來相國兼
博並杜陵人司空平晏大司馬韋賢並平陵人也

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時崔旰寇成都杜鴻漸以黃門侍郎
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明也莫度清秋

吟蟋蟀前漢王褒須蟋蟀侯秋吟潘安為
吟蟋蟀黃門作秋興賦曰蟋蟀鳴乎軒屏早聞黃閣畫麒麟

閤一作閣南鮑鴻勳莫空變時節淹醉於蜀早歸論功
畫像於麒麟閣也昔漢武帝畫功臣於麒麟閣上前注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淮南天文訓日至
白帝城西過雨痕返

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尖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

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以留豺虎亂豺虎喻
南方實有

未招魂公自言也客於南楚竟魄飛越實
為未招魂也宋玉麟屈原作拾遺篇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

乞為寒水玉願祚冷秋菰寒水玉乃水精也菰乃蒲也成於冷秋二者皆涼故乞願為之也
何似兒童歲作那一風涼出舞雩論語先進篇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龍都切瀘水出瀘州屬蜀道閉戶人高卧

歸林鳥却迴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空雷一作聞想見陰

宮雪風門颯踏開明山中暑月積雪為山取其陰涼也搜神記大

朱李沉不冷魏文帝書沈朱李於寒水彫菰吹屢新彫菰即胡米也沈休

將衰骨盡痛被褐味空頰被褐言其賤也褐本或歎翕炎

蒸泉加切許飄飄征戍人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露巾傷

示獠奴阿段張絞切夷各此命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

涇發峽人以竹筒引山泉其筒偶帶豎子尋源獨不聞阿段

使水通也病渴三更迴白首謂得此水以傳聲一注濕

青雲謂理筒之後泉曾驚陶侃胡奴異嚴武鎮蜀南彼之武

胡奴以見意焉按晉書袁宏傳胡奴陶侃之子也宏著東征賦備述

過江諸公名德而不及况胡奴因於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公勳跡在

人君賦如何相忍宏急應聲曰已嘗滿迷何乃言無問其所迷云何

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贊胡

叛乃怪爾常穿虎豹羣言阿段入山穿虎

奉送王信州荅比歸音切

朝廷防盜賊供給慙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

梁大同二年於巴東立信州唐武德二年明皇外祖獨孤信改為夔州

憂并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追言天子前時以蒼生之困而

煙則迷云復業安居而飽食矣壤歌惟海甸謂海甸之民擊之

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十九老人擊壤而歌於康衢辭曰日出而

姓擊壤於途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堯何力於我哉按藝
經壤以未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
壤於地遠於三四步以手中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

甫自荒榛農復秋言荒年之後解龜踰卧轍解龜印而歸
言也後漢侯霸傳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召百
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當道而卧曰願乞候君復留昔年遣

騎覓舟舟說劉真長遣騎覓張孝廉船徐榻不知倦頴川何
以酬禮徐擇也則頴川將何以報之乎頴川乃陳氏之郡張也餘
見前

塵生彤筆管也詩彤管有煒寒臚黑貂裘聊切
說文鼠屬蜀大而黃黑出先零國戰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
國策蘇秦說秦不行黑貂之裘弊

別離同雨散曹子建詩風流行止各雲浮劉越石詩功業
西流時哉不我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此言離別尉尉
而去乎若雲浮

他雖北拜越因王之高相使賈賜印為南越王因說他宜郊迎北
面稱臣卒拜作南越王又廣州記尉佗立臺以朝漢圓基
千步直峭百尺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湖望外拜號為朝臺太史

尚南留甫自比也太史公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

重思諫詩八極念懷柔徒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
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雅論則可以豁其旅寓之愁也後

見陶唐理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也
為汗漫遊淮南道應訓盧敖游乎北海見一母焉深目而反鬚疾

若士笑曰吾與汗漫期于九玄之外不可以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
入雲中敖仰視之弗見乃止

夔州歌十絕
中巴之東巴東山南都賦於中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夙負銅

三巴今綿州曰巴西歸州曰中巴也夔州險過百牢關瞿唐一
峽鎮瞿唐巫山黃夔州險過百牢關瞿唐一峽鎮瞿唐巫山黃

建故基在今興元西縣津口北檢玉觀山下傍臨白馬河東自梁洋
北自武興西入金牛三泉皆涉北河以濟河之西兩壁山相對六十

里不斷嶺家漢江水流其間與白馬河合乃入金井益昌路也雖不甚險而為入川之益口此瞿唐兩崖壁立夫江中流無路可行非舟莫濟固

有間矣
白帝夔州各異城白帝乃公孫述之城夔州則劉備之城也蜀江楚峽混殊名

英雄割據非天意言公孫述與劉備霸王并吞在物情讀

去聲
羣雄竟起問前朝問一作向王者無外見今朝公羊傳王

都賦子夜識函谷之可閉不知王者之無外比訝漁陽結怨恨比讀去声近也謂安

魚陽也後漢朱浮傳浮以書責袁元聽舜日舊蕭韶聽讀平声

明皇太平之時為虞舜之日初明皇幸祿山每與之燕未嘗不奏霓裳之曲由是含苦魚夷中有刺也

赤甲白鹽俱刺天刺七亦切謂閭闔繚繞接山巔楓林

橘樹丹青台複道重樓錦繡懸謂其華麗也

灤東灤西一萬家前江北江南春冬花晉作江背飛

鶴子遺瓊蕊魏王蔡白鶴賦相逐鳥鷗入將牙唐韻將

東也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或謂變有平田晴

浴狎鷗分處處列子黃帝篇海上之鳥遊雨隨神女下朝朝高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

裏味人以船頭把蒿相水道白晝攤錢高浪中攤錢蜀人賭錢

憶昔咸陽都市合咸陽指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

寶屏見楚宮猶對碧峯疑言昔嘗於畫圖上見楚宮今對碧

武侯祠堂不可忘祠堂中有松柏參天長夔州武侯廟

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閬風玄圃與蓬壺又音郎中有高堂天下無鄜元水經注

級一日閏風一日驟風東方朔十州記崑崙山有二角一角正北各
閱風巔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列子湯問篇崑崙之東有大壑各歸
壺中曰五山一日岱一日圓嶠二曰方嶠借問夔州壓何處
峽門江腹擁城隅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九

大曆二年秋在灤西

七月二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
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

商屬秋秋用事故衰年放炎

方甫時極於變之為南生意從此活

謂消渴之疾亭午減汗

流四時暑要日北隣耐人聒

耐與奈同聒音括宜也

晚風爽鳥匿

字書无匿字疑當依恰音恰按集有白馬頭金匿匿所謂鳥

筋力

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

南觸熱臥疾百餘日雖

也退藏恨雨師

廣雅雨師謂之屏翳亦曰屏号山海經屏翳在

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

健步聞旱魃

應龍攻之於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虫尤請風伯雨師從而大風雨黃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裸身而早於明也
園蔬抱金玉
疏貴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
但暑終衰歇

前聖者林火巫齊寺僧同左氏僖公二十一年傳夏大武王親
救暍暍於暍切傷暑也帝王世紀武王自孟陰陽相主客謂

列剛如歛思紅顏日切忽也霜霰路凍堦闐胡馬挾彫

弓鳴弦不虛發此追思少年乘寒射獵之盛而感歎長鉞及狡

兔音批箭也梁元帝雲詩長突羽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

凋悵白頭吟凋悵者傷衰老也古樂府有白頭吟蕭條遊俠窟趙燕之間俗尚勇

越縹緲高高人鍊丹砂高人指元苗長也元居于山間南望之

朽骨甫自念衰朽與少壯跡頗踈少壯之年所為歡樂曾

倏忽倏音叔倏忽大疾走也雖暫時杖藜風塵際自亂離以

池中物吾子指元公也言曹長淹於小賊如蛟龍困於池中一日

筆甫言我貧賤非若吾子之得仙道唯喜小良美於一睡煩促嬰詞

牽牛織女

史記天官書杓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何鼓
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何鼓東牽牛一名
天鼓不與牛女俱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曰乘回風兮
浮漢者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佳牽牛為

夫織女為婦牽牛織女之星各處何之傍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瑤止慈賦曰傷匏瓜之无偶悲織女之獨勤自漢俱有此言而只均齊諸記遂實其事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吾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尔明日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焉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

陸機詩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佳林天斗記天河之西有星煌又

与參俱出謂之牽牛天何之東

萬古永相望

魏文帝詩相望尔牛織女遙相望尔

獨何辜 七女誰見同

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恨何梁

言此二星當會少年守夜者咸攘私欲或見天漢中奕有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為應見者便拜而乞富壽

神光竟難

候光晋作先竟一作意洛神賦神光离合

此事終蒙臆颯然精靈合

何必秋遂通

詳味此詩託意牛女東西間隔必无私合之期孟家此人之至情也雖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乎南蓋不

信有此事也 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

龍駕之

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

謂乞稱家隨豐

儉

白屋達公宮

自小民上至公宮隨家厚

殿

鳴玉淒房櫳

謂內則婦人鳴玉佩於

疎曝衣遍天下

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竹芥

錦綉北阮負乃以竹竿標布橫鼻揮於庭

曳月揚微風

風前月下也謝莊賦曳雲裳之

素蛛絲小人態

飛虫人之用計安能過之

曲綴瓜果中

果於中庭以乞巧有蟻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

初筵瀆重

露

日出其所終

終一作

自露零至日出方罷

嗟汝未嫁女秉心鬱

仲仲

此人間舊俗然也

防身動如律竭

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

父曰舅姑夫

敢昧織作功

謂未嫁之女憂心仲仲以禮自閉如

私相會明明君臣契

咫尺或未容義無弃禮法

恩始夫

婦恭譬如君臣相去咫尺非其義則不相從契合必以道也况夫婦之間其可弃之法為私會哉始或不恭終則乖睨也况大

小有佳期戒之在至公至公小大各有期會要在方圓苟齒

齒齒壯所切齧偶許功齧齧不相值宋玉九齒辨圓鑿而方枘若吾固知其齧齧而難入丈夫多英雄婦

人女子首或背戾若方鑿圓枘之不相入為丈夫者豈能容之此人之常情况牛女之東西乎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作耗清晨

遣女奴阿諶暨子阿段往問詳味此篇託意於除惡以祐善人其終

篇在於聚而能散以閱亂世之困之使角為政其意必有見于世者惜夫夏之用也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粳音上天無偏頗浦稗各自

長人情見非類非類指惡人害善者亂正故也田家戒其

荒君子去惡如農功夫競搨搨搨音切勤勞見莊子天北為搨夫之務去草也

除草置岸傍穀者命之本范子計然曰五穀者乃民之命國之重寶也客居

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艱免亂常且穀者民之本善人國之細穀不可忘善人安

可弃惡人居朝必博命亂其常道是以急欲除之故也吳牛力容易吳牛今之水牛容易言其有力最多不以

為難也君子及力去之而後已也世並驅紛遊場一作並馳動莫當馳讀去

聲並馳則雙駕之也豐苗亦已穡穡音異培根也謂君子務封揚者疆場之場也

雲水照方塘謂又從而潤澤之德澤所以待君子有生固憂

延靜人之性本靜一以禮為隄防使其僻無自而入正夫國家以賢哲為隄防提其紀綱則羣動安有不

一哉叔督領不無人提携携一作挈書盤庚若荆楊

風土暖周官荊州肅爾候微霜荆揚在南方地暖霜降之後

詩九月尚恐主守疎張望用指行官心未甚臧善也清朝遣婢

僕謂阿諶寄語踰崇岡爾雅山西成聚必散不獨陵

我倉詩我倉既盈籍豈要仁里譽要讀平声論感此亂世

當綠山乱离之後百姓困於軍須老弱轉於溝壑仁人君子何忍也孟中有北風吹兼葭蟋蟀近中堂詩在并百工休

感故尔

也前後絨書報分明饌玉恩前漢陳成奢後王食天雲浮絕壁

風竹在華軒謂各園之景物也已覺京宵永何看駭浪翻時

已秋矣而江風稍定不復見浪之可駭矣入期朱邱雪以冬入朝為期宿于京師邱舍也唐制諸侯朝天子各置邸京師朱邱謂邸朝旁紫微垣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枚乘文

章老甫自北也甫遊王之門下亦若枚乘老而以文章題名于諸王也西京雜記枚乘文章敏疾時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

矣河間禮樂存儒服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二雍宮悲秋宋

玉宅甫自前其感時也朱玉宅在歸州前注失路武陵源甫自喻其避亂也武陵源在鼎州前注

淹泊俱崖口謂時与王俱在峽口也東西異石根謂時与王東西相望也夷音

迷咫尺謂其言鬼物傍黃昏傍一作倚謂其地之僻也先犬

馬誠為戀謂今王入朝甫寧无犬馬之戀也狐狸不足論狐狸喻羣小也豈足道哉前漢孫寶傳侯文謂寶曰豺狼橫道復問狐狸張綱傳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從容草奏罷

宿昔奉清罇言王奏事既罷必待宴于天子以奉宿昔之歡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一作及歸在茅屋旁舍

未曾噴謂彼此皆厚朴也老病恐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

放林木心所欣耕耘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

半善謂憂善可為美以將飽也牛力晚來新晚晉作曉謂牛盡暑則力乏晚涼則力生也深

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言耕種不甚後時比之四鄰未為劣也嘉蔬既不

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荆巫屬荆楚今江陵也其地暖自冬接春皆不之飛來兩白鶴此下用古樂府豐歌行意此物得以供採擷也

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嚙汝去口菜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推穎棄哉新相知憂來生別商踟躕領

羣侶候落羣侶候落暮啄泥中片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露一作及

一步再流血尚經矰繳勤經一作驚矰繳矰繳切繳與繫同並若切矰繳謂以絲係矢而射之

也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凰不相待側頭訴高
是尔雅釋文杖藜俯沙渚為汝臯酸辛南因觀兩鶴其一損翔是夭頗自傷其已衰病無復騰踏之志是以酸辛故也宋玉賦寒心酸鼻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
此蓋思長安而懷帝闕也言洞房所以環珮冷者以玉殿起秋風之時

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
長安志龍池在只慶宮龍門南彌且數頃保至數丈常有雲

萬里黃山北
自蜀道至長安有萬里之遠東方朔傳武帝微行西

園陵白露中
九見

宿昔青門裏
青門長安東門也

蓬萊仗數移
數色角切頓也蓬萊殿在東內

宿昔

宿昔青門裏
東門也

龍喜出
柳芳傳信記天寶中吳愛

落日留王母
以王母前揚貴妃也漢武內傳七月

微
七日西王母降於承華殿言畢欲去帝叩頭請留乃止列仙傳西王母神人也人面蓬頭髮戴勝虎爪豹尾善笑允居崑崙山上

風倚少兒
以少兒喻貴妃姊妹也

宮中行樂秘
少有外人

能畫
此詩言漢之宣武不終感於伎藝而譏明皇之不若也

投壺郭舍人
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

能畫毛延壽
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

復似物皆春
政化平

如水皇恩斷若神
謂明皇時承平日久驕逸遂

時時用抵戲
亦未離風塵

亦未離風塵
抵戲謂角抵之戲也今兩二相當角力量其伎藝射御未離以世俗被塵之事也前漢武紀春作角抵戲

嬌迎雜樹
松窻雜錄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賞之

平池
柳芳傳信記天寶中吳愛

落日留王母
以王母前揚貴妃也漢武內傳七月

微
七日西王母降於承華殿言畢欲去帝叩頭請留乃止列仙傳西王母神人也人面蓬頭髮戴勝虎爪豹尾善笑允居崑崙山上

風倚少兒
以少兒喻貴妃姊妹也

宮中行樂秘
少有外人

能畫
此詩言漢之宣武不終感於伎藝而譏明皇之不若也

投壺郭舍人
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

能畫毛延壽
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

復似物皆春
政化平

如水皇恩斷若神
謂明皇時承平日久驕逸遂

亦未離風塵
抵戲謂角抵之戲也今兩二相當角力量其伎藝射御未離以世俗被塵之事也前漢武紀春作角抵戲

閩雞

列子黃帝篇紀道子為宣王養閩雞十日而問左傳
李氏與邱氏閩雞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雉賦陳鶴
鳴雞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晉人皆有閩雞賦陳鶴
東城父老傳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閩雞是兆亂之家也

閩雞初賜錦

東城父老傳明皇與民間清明節閩雞戲及即位
治雞坊索長安雄雞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兒五
百人使畜授教飼之上好民風尤使諸王外戚至傾帑敗產市雞時
賈昌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銀之賜日至其家明皇雜錄
上海鳴宴會則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
皆被黃金甲或衣短後綉袍太常陳樂衛尉張設太官具飲候時百
寮貴戚二王後諸蕃酋長皆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早船尋撞走
索弄劍角抵戲馬閩雞又令宮女數百人飾以珠翠衣以錦綉自偉
中出擊手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陳翰與聞集明皇好閩雞人
以弄雞為事有賈昌者善養雞家寵當時為之歌曰生時不用識文
字閩雞走馬勝讀書貴家小兒年十二富貴榮

舞馬既登床
既一
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曰錦綉衫隨軟輿
明皇雜錄嘗令教舞馬四百蹄日之為某家騎其曲謂之傾五索舊
百鼓尾无不應節又施三層木床乘馬於上并轉如飛命壯士牽馬
於榻上安祿山亂馬散落入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
而舞承嗣以為妖而殺之宋書宋大明中吐谷渾遣使獻舞馬謝莊
為之作
舞馬賦
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柳一曲
仙遊經一閩女

樂父無香
仙遊謂明皇上昇矣
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宜文樂之父无香也

迨想驪山而傷嘆也秋風
辭草木黃落古鳴南飛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
謂安史之亂也忽已歲時

遷巫峽西江外
蜀江從西而來秦城北斗邊
公懷長安也長
故謂之西江也

為郎從白首
自嘆而為尚書員外郎而老也馮唐
傳唐為郎中署長文帝輦過問唐曰

斗城以其上
父老何自為郎漢武故事嘗輦至郎署因見一署郎鬚眉皓白上問
曰公何時為老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頽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
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今陛下好少
而臣已老是以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卧病數秋天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
潼徒紅切水名因以名關唐地理
志關在華陰縣天宝十四載祿山

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
清笳去宮闕

故老仍流涕
龍鬚辛

再攀
山鼎既成龍垂胡鬚而下迎群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

陷東京即洛陽也
次年遂犯潼關
卷居牙切羌人
捲芦葉吹之也
翠蓋出關山
謂車駕幸蜀也
故老仍流涕
龍鬚辛
再攀
山鼎既成龍垂胡鬚而下迎群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

得上乃悉持龍
鬚龍鬚技墮

驪山

長安志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驪戎
來居此山故名土地記即藍田山也

驪山絕望幸

明皇嘗幸驪山治陽泉為池亭環列
山谷今則仙去數其不復行幸也

花萼殿登

臨明皇建花萼相輝之樓於上都為諸王燕集之地帝時登樓

臨聞諸王作樂必召升樓與同榻而坐今則傷其不復瞻眺也地

下無朝燭

音晁凡巨朝君夜向晨則秉燭而
朝今歸於地下幽闕則無朝燭矣

人間有賜金

言明白皇所賜金尚

有留在人間也

鼎湖龍遠去 黃帝內傳帝採首陽山銅鑄鼎
荆山下在今湖城縣南三十里

見前篇注

銀海鴈飛深

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銅金
泉上票山墳石搏為遊宮人膏為燈燭

水銀為江海黃金為先鴈何遜經孫

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

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

林言天子如平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
懸於舊羽林軍亦羽林謂守護陵寢之車也

提封

提封漢天下

假漢以言唐也東方朔傳提封須臾顏
師古曰謂提奉四方之內摠計其數也

萬國尚同

心謂民未有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 謂懸車束馬入而守
險莫若臨之以儉德

也時徵俊又入

言當求賢
以自輔也

草竊大羊侵

草竊一作莫慮
大羊謂我狄也願

戒兵猶火

左氏傳兵猶火
也弗戢將自焚

恩加四海深

言用兵莫
若以恩也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

曹植詩
身散馬蹄

圍開連石樹船

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

莊子子惠子觀於儻
梁而羨魚之樂也

回鞭急鳥棲

回鞭急者以日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踐
暮鳥棲林故也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惟小園

去聲

承顏胠手足

謂勤勞於
為圃以食

親也荀子子道篇耕耘樹
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

坐客強盤殮

殮音孫
熟食也

負米力葵

外治葵也家語子路為親負米

讀書秋樹根下隣慙近舍

訓子學先門

劉向列女傳孟母者孟阿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
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

舍市傍嬉遊為賈人街賣之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于
宮之傍嬉遊乃設俎豆揖遜進退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長

李六藝卒
成大儒

吾宗衛倉曹宗簡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
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凡語論之間及於君臣之際必反覆論議用其腹中之詩
書而證明之也後漢趙壹傳詩書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竟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驥驥病甫以驥驥病而自託也沙
晚鶴領寒甫閱其弟之寒也詩鶴領在原兄弟急難楚設閉城險謂白帝城乃變楚之險阻
吳吞水府寬吳則自江右至吳而二年朝夕淚衣袖積水之多故云寬也

不曾乾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題止云五弟獨在江左不指明其州則亦傳聞之未審亦風

鹿庵別日

干戈之亂謂之風塵蓋言風動塵起也

江漢失清秋

失或作共言多時在此而不見

其弟為相失也

影著啼猿樹

若直略切公自言其所在之處也盧照隣巫山高詩莫辨啼猿樹

鬼飄

結蜃樓

指言第豐所在之處故深思之也思之而塊飄謂之結蜃樓言蜃氣結成樓也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晉志海旁蜃氣象樓臺晉志海旁

蜃氣成樓臺禪雅載雜兵書曰東海出氣如蜃謂水出氣如蜃形似蛇而大一日狀如龍有角鬣紅虛氣成樓臺之隱然在煙靄高鳥倦飛就之以息氣輒吸之俗謂之蜃樓古樂府小臨海歌蜃氣生遠樓陳藏器云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依約島嶼中嘗有此氣也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鄭典設自施州歸

吾憐棗陽秀

棗陽乃鄭氏之郡也

冒暑者初有適

一作名取負愼出

處王荆公所出不肯妄行役

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讀

赴南謁裴施州

出處君子之聲致不可妄動鄭公雖冒暑有適

首妄行役也

義合無險僻謂與裴如義相投合不以險阻為僻也

攀援懸根木攬

玩登頓入天石阻也

青山自一川

言險阻既盡處施州別是一平川也

郭洗憂戚按集有詩曰下視城郭消人憂是也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

其俗則純朴則一作甚不知有主客温温諸侯門禮亦如

古昔言鄭州為人温恭待客有禮得古人風也勅厨倍常羞不盤頗狼藉

時雖屬喪亂事貴賞賈匹敵賞一作當匹敵言以類相

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

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美鄭州之好學事務閑暇乃讀書也他日辱

銀鈞森疎見不戟甫嘗辱鄭州之書因其字體交連到曲若銀鈞然筆力快利森森如矛戟也晉

倒從喜旋歸飛一作覆倒從不上鞋踵也甫喜鄭公之婦畫

地求所歷求或作來畫音獲莊子乃聞風士質又重田疇

闕刺史似冠恂列郡宜競借借皆昔切假也本或作借刺

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諫

亦欲救策而一謂故也亦欲救策而一謂故也渚拂兼葭塞塞一作寒嶠穿鳶羅幕

此身仗兒僕仗一作杖非是高興潛有激子憂冬方首路

強飯取崖壁強共兩切飯扶晚切歎爾疲駑駘駢相

溝血不赤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終然備外飾

駕馭何所益我有平有輿前途猶准的翩翩入鳥道

庶脫蹉跌厄蹉倉何切跌徒結切南數無央馬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晉釋忌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

驕陽化為霖驕陽旱也兩欲歸灤西宅南寓

謂之三伏謂之三伏

謂之三伏謂之三伏

州之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拆峻岸復萬尋篙工初
一棄恐泥勞寸心佇立東城隅作倚悵望高飛禽謂阻

破恐泥不可洛故遠望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崑崙玄圃蓋神

山所居甫以草堂比玄圃崑崙遠昏渾衣裳外謂地僻頗曠絕

同曾陰謂其地清爽比之重陰之氣也園甘長成時戶有橘

袖之二寸如黃金按集慶州即事詩有曰一雙白魚諸侯舊

上計謂諸侯上計簿于天子以甘為貢也歟貢傾千林禹貢揚州厥

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左氏傳昭公二年季武

夜偶瑤琴甘可謂入貢以奉至尊非不貴也而邦人反不重是

重唯南客于此暫封殖此樹虛徐五株能側塞煩曾襟昔

輟兩足得一作能兩足疑當作兩足杖藜出嶺欽

而不得歸故鄉欲得兩脚輟上杖藜出嶺欽條流數翠實數所

計也謂計其甘之實也偃息歸碧潯潯徐心切水名謂

謝眺烏皮隱几詩蟠木生附枝刻削豈无施取則老文鼎三趾獻光拂拭烏皮几

柴門

泛舟登灤西前回首望兩崖兩崖謂東東城乾旱天

其氣如焚柴東城指夔州夔州在蜀之長影沒窈窕餘光

散谷訝喻胡甜切喻地舒虛加切張口也按俗訝一作大江蟠

嵌根嵌喻切歸海成一家謂江水蟠曲繞於右實其勢散下衝

割坤軸割害也水斬下衝如割坤軸然地有三千六百軸竦壁

不決人意也哉以其阻

兩未得扁故思之也

謝眺詩森森散兩足杖藜出嶺欽

馬得

烏得

馬得

攢鑊鄒鑄言山峭立如鑊鑊之室劍矣莊子大給蕭颯灑秋色

颯一作瑟氣昏霾日車昏一作氣日乘車駕以六龍而煙風之氣

襄城之野春秋命晉序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峽門自此始切峽一作峽以指禹功

山傍交相對而峙立如門然最窄容浮查查與桂同昔有人乘桂至

翊造化疏鑿就欹斜江賦巴東之巨渠決太古謂自天地

有眾水如長蛇言水之狀也按集有曰峽開風煙渺吳蜀

舟楫通鹽麻吳出蓋蜀出麻兩相資易也按集有萬物附本

性約身不欲奢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

粟在眼無咨嗟濁醪脫粟可以醉山荒人民少地僻日

夕佳陶淵明詩山貧窮固其常窮一作賤家語富貴任生

涯莊子養生士存備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華遮石亂上雲

氣於青延日華青一作清賞妍又分外妍一作理愜夫何誇

愜一作妍謝靈運詩意愜理无遁足了垂白年晉畢卓相得酒缸敢居高士

謂敢以高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

貽華陽柳少府華切

繫馬喬木間劉琨扶風詩問人野寺門柳少府華陽人寓

也訪之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温苾坐石堂下一作堂下石

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火雲旱雲也為月露絕壁上朝

瞰瞰他昆切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晉程曉詩可憐梳南

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中原乃中國之地寒暑所老少多

喝死喝於歇切汗踰水漿翻鍾毓傳魏文面有汗帝問曰何

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之子指柳生用喜得柳指揮當

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澣我裳佛袂一悲風排帝閣

謂柳生抱經綸之志言及國家未寧慷慨悲憂其義氣上排帝閣

陶抱長策長策良策也有良策而不見用故義秋知者論觀

生之義槩可與知已首論不可為俗人道也吾衰卧江漢但媿識璣璫璣璫玉以美

揚耳魏文與鍾大理書魯之琦璫價越百金貴重都城文章一

小伎後漢楊賜傳造作賦說於道未為尊起子幸斑白論

起子者文章於藝為小甫自謂已所長者文章今因是託子孫間柳生議論是以起發予意幸當衰老後

商也接斯人因以子孫託之固俱安古信州夔州春秋時為魯國僕

東郡梁大同二年於巴東立信州唐武德二年為魚復縣梁隋皆為巴

避皇外祖獨孤信始改為夔州取夔國名之也結廬依毀垣相

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謂所居僻車馬少時危挹佳士

佳士指柳生也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李斯傳

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鳴快

耳目者真秦之聲也揚揮傳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

瑟酒後耳熱仰天抚缶而呼鳴戰國策燕太子丹送荆軻入秦祖

於湯水之上高漸離擊缶而歌士皆垂淚髮上衝冠蘭相如傳越王

與秦王會相如曰切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瓶風俗通缶者瓦器秦人鼓之以節歌也子壯顧我傷我驪

兼淚痕柳生年少傷南衰老餘生如過鳥張景陽雜詩人生

目故里今空村甫傷長安故鄉經兵革之後唯空

種高莖高鳥未切莖勤呂切本草莖即野莖也男生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雨席許高莖向二

旬矣而旨不申拚伊人覓青青伊人今依獨傷時君

子或晚得微錄或作或輒軒不進因此作詩輒音坎又苦勝切軒

陰陽一錯亂錯或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其或炎方

慘如燬燬虎委切火也炎方謂南方也人皆植物半蹉跎嘉

生將已矣言草木遇旱雲雷歛奔命歛許勿師伯集所使

伯師明風師飛廉也指揮赤白日瀕洞青光起瀕洞讀從上雨

聲先已風已晉作以已止也散足盡西靡散足謂兩脚之斜

詩云森々山泉落滄海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謂兩

散而久不歇也曹信宿罷灑灑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謂堂下

可以畦畦謂庭前之蔬圃也向者早乾无廢呼童對經始

方疏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陶

明歸田園詩兩旬不甲拆空惜埋泥滓野覓迷汝來本

野覓馬宗生實於此揚雄左思賦其竹則宗生族攢左思吳都

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

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野覓星掩嘉疏遇秋必當委於霜

之人為之掩抑至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言賢良之人

設齒而不得進也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得位而不忠

非似邪佞得位而封已亦猶嘉疏出地則不滋非似野覓擁塞敗

芝蘭眾多盛荆杞芝蘭所以擁塞者以荆棘之眾多也中國

陷蕭艾老圃未為恥謂高艾不翦為圃之所恥喻邪登于白

玉盤藉以如霞綺藉以如霞之綺遂使彼正所用厚顏也野

竟雖盛及高官生長登于白玉之盤藉以如霞之綺遂使彼正所用

不猶強顏入吾筐篚之內不亦无恥乎以喻小人掩君子一旦登于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巫山屬夔州上牢下牢修水關水關乃夔峽

牢瞿峽下牢夷陵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修水關在吳檣楚柁

牽百丈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暖向神都寒未

還謂輸運京師自春至冬未有歸期蓋勞於征調故要路何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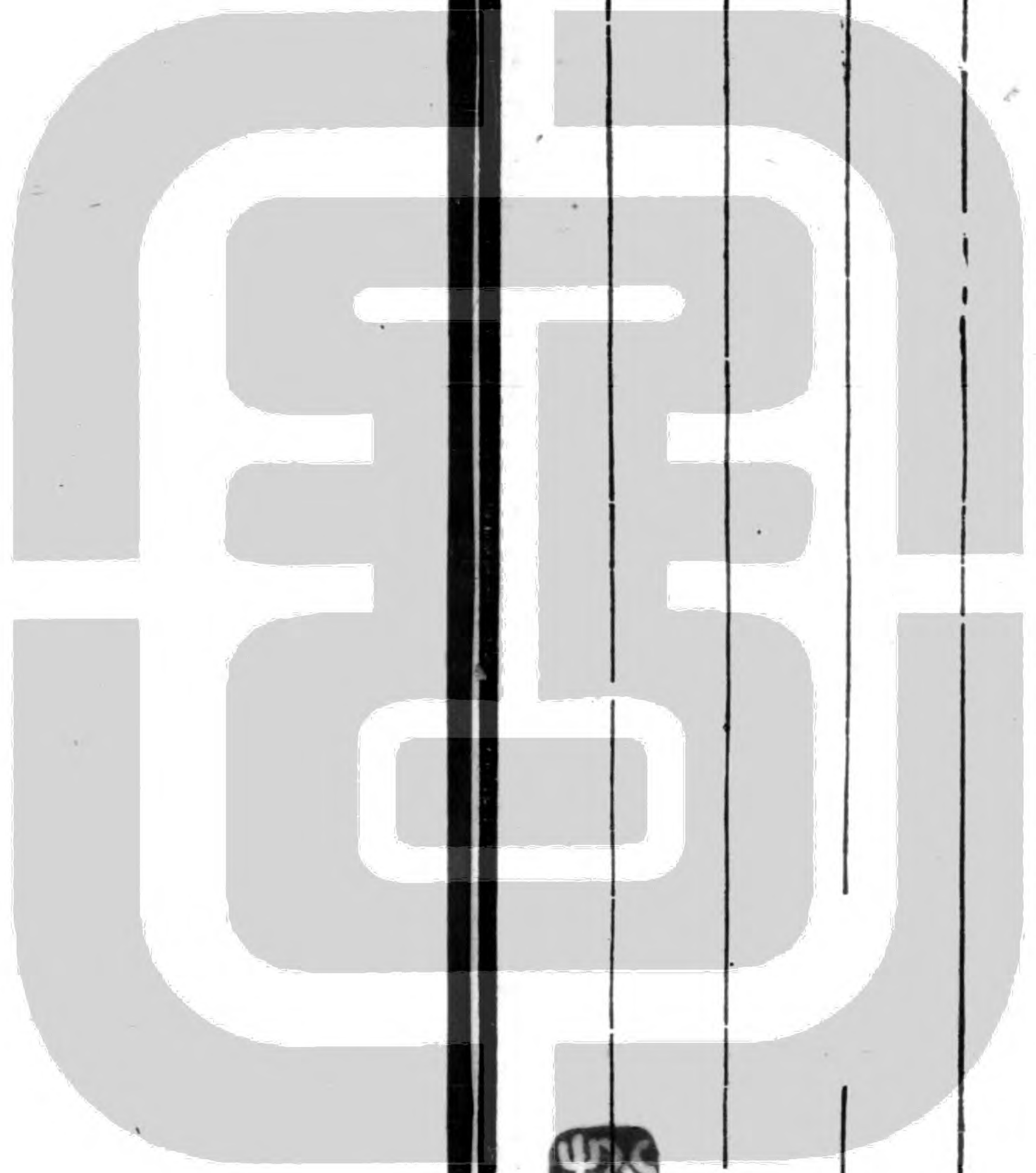
罷長戟戰自青羗連白蠶中巴不曾消息好青羗白蠶

近為之陵暝傳戍鼓長雲間屯戍之地夜條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日西飛百川東流其勢順

順于天子月臣道也日君道也月微乃其常日
不當微日微喻京師為賊所陷代宗出幸也
急謂婦人備送衣也征戍之衣也石古細路行人稀調商旅不行也
好早晚孤帆他夜歸作他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
臺今是非傷故里為寇焚傷也謝惠連持衣詩腰帶堆疇昔不知今是非

杜工部草堂詩題表卷之二十九



程